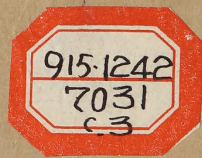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同系三卷九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桐鄉縣志卷九

藝文

文章與政事相表裏班固作藝文志止載篇目而不錄其文以錄之不勝錄也後世郡縣志網羅一方之文彙而存之亦謂之藝文藉以考吏治民生山川風土之因革損益所謂與史相表裏者非歟夫文體不一若傳若贊若銘誌薦紳之家各有譜牒始末不復具惟撮其體要循流溯源推而達於治道志藝文

密印寺記

宋 無名氏



2072605

密印寺者本以報恩而爲名也卽蕭梁太子昭明之所建實
天監二年而立寺僧感其恩塑其容而祀之至今傳之以昭
明爲土地矣會昌以武宗不道爲患於釋教故寺見毀焉咸
通有禪師曰如縱卽鹽官悟空師之上足遊方至此而歎曰
惜哉古之遺跡也不吾以興則湮沒於終世矣抑吾之化緣
將終此矣遂葺而歸之不期年房廊堂殿翕然而脩擔簦問
道者不下數百人蘇州太守穆公知其名奏改其額按圖經
本係蘇州勅賜咸通悟空禪院縱公沒德會繼焉會卽無着
大師傳法之子也禪徒法道愈盛於前丙辰江淮大旱奸究
競生而此寺復遭賊軍張雄燒劫幾盡會亦遇難初賊之至

也侍人曰賊將近宜遠逃隱會曰命可逃乎臨大難而免識

也侍人曰賊將近宜遠逃隱會曰命可逃乎臨大難而免識者之羞也少頃賊至緇徒駭散惟會端居丈室怡然不動賊見而叱曰人耶杌耶何不見禮於我耶會曰莎鷄之羽不足以動大鵬之翼也賊怒而刃之白乳流地賊退惟行欽等四人復其寺求居民以完之武肅霸吳越時賜寶牌金字號曰吳興禪院實天成二年也建隆改元仍舊升爲寺忠顯王之賜也金天王東封之明年例改今號焉自梁及於聖宋垂八百年其間禪者講者代有其人有清裕者神異僧也行狀詳之脩矣按寺之古基廣袤百步前接龍庭後連橋李車溪遶其右青墩據其左實清風之要地夫興不可極極必繼之以

廢廢不可久久必受之以興此乃理數之自然分也但廢不能永者蓋地之勝武宗之見毀張雄之見劫皆不遠而復豈非地之勝乎不然則何禪講神異之士迭出其間乎予游其寺惜其事故以興廢年代而誌之

索度王廟記

圖

萬珪

秀之青墩與湖之烏墩二市相抵爲一會鎮青墩有土地神廟居密印寺之東號曰索度明王世祠茲土左有東平王像右有丁晉公像竝著厥稱獨索度王名位世次不見於載述使後無所考蓋鎮人之奉王祠也飲食必祭水旱疫厲必禮咸若有咎國朝宣和間起居舍人周離亨謫澹鎮事一夕夢

有神人謁之曰予居敝陋幸公惠顧我翌日周訪諸叢祠得

威若有咎國朝宣和間起居舍人周離亨謫澁鎮事一夕夢
有神人謁之曰予居敝陋幸公惠顧我翌日周訪諸叢祠得
王之像適契夢中所見者因爲修祠宇剝板幄飾貌像自是
人之奉事益勤而王之靈益顯獨恨其不爲記文以傳於後
今考諸鎮西南隅有古山廟神曰索靖唐咸通中朱洪所記
索靖王者實三國吳王孫權之仲子也是爲文皇帝謹按吳
書孫氏世居吳郡漢末封堅爲烏程侯堅子權始都建業權
少子亮第六子休皆嗣位長子登蚤卒慮封建昌王和爲太
子後遜爲南陽王謚文皇帝霸及奮其封不一則吳主之子
凡七人本傳所稱文皇帝乃吳主第三子也而洪以爲仲子
不知何所據而云今父老所傳或言王與古山廟神棣萼也

豈名隨時顯因著今號而昔名不復見耶或言王卽索靖王是也觀春秋之時晉有士會又有士季又謂隨會又謂范武子魯有公子友又謂季子又謂季友又謂成季此皆一人而稱道有異又安知索度之不爲索靖也進士莫若震張松募堅珉將以揭神之休於永久訪珪爲之記屬來游是邦有年矣幸竊賴神之庇因其請姑爲叙其大槩以俟後之博識君子而審訂之宋淳熙三年丙申六月乙亥

青鎮徙役記

莫光朝

本朝以仁厚立國度越漢唐良法美意歷萬世而不可變者要不出于便民而已故役法差僱以溫荆二公之賢稍以偏

行之一時猶以病告由熙寧至今百三十年餘矣免役之錢弗除而差募之法竝用獨女戶單丁與夫郡縣坊郭著在令甲悉得免充民實便之邑大夫不以屬心則吏奸竝緣高下其手以資溪壑之欲而民滋病甚非立法之本意也烏青鎮分湖秀之間水陸輻輳生齒日繁富家大姓甲於浙右先是四安新市用方郭法就旁鄉物力多所立戶應役民獲奠枕惟青鎮陞陘役煩且爲令者類汨簿書供期會視民疾病若秦越然請輒中格近歲以來巨室圯困窮弱轉徙民力愈以罷疲市區愈以索寞保伍正長間當更替鄉胥美鬻甲乙互推有累歲無執役者雖期功之近親百年之姻婭一旦相視若

仇風俗之不美甚矣有識之士爲之浩歎于是前湖南提舉
常平茶鹽事張公頴偕鄉之宦達里之後造與勇于爲義若
進士沈楊休免解進士張承德沈繪莫沂張玉沈沔張由者
相率而告于崇德令尹趙公與浚已而上之常平使者林公
拱宸嘉興郡太守林公良莫不以爲經久可行故朝請而夕
報可一以四安新市爲準自是富者不復馮藉多資以重困
夫貧者貧者各得安生樂業而無望于富戚鄉鄙之內歡然
以恩相接里巷之間惠然以情相通士相與力于學民相與
歌于市而足跡不登于訟庭伊誰之力歟遂合辭而歸之守
令則曰吾特從爾之請而上之監司耳又合辭而歸之部刺

史則又曰吾不過奉行聖天子仁厚之意以便爾民耳吾何力焉昔康衢之歌堯曰粒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然則今日之舉其惟吾君之賜歟鎮人將後上賜以昭示方來於是乎書

重修土地廟記

張 侃

湖秀之間有鎮焉畫河爲界西曰烏鎮東曰青鎮名雖分二實同一聚落也鎮各有土地神號爲東西廟西則土壤廣袤居民阜殷廟當往來之衝獻享旁午東則土宇居民不及三之一廟又僻在塔院東南隅出入必徑奉牲酒以告者往往患其溷浮屠而罕至故其祠宇或興或廢不若西廟之繕理

有人常久不替非神之威靈偏有顯晦蓋其所托之地勢然也東廟之神曰索度明王祀由來久湮沒無傳莫知其所始與其所因而今廟之建則靖康丙午秋七月也歲久弗治風雨摧剝上漏旁穿幾無蓋障像設僅存香火不繼見者徒曠蹙歎息而莫有任其責者嘉定四年夏五月里之善士乃相率請于權鎮忠翊郎張君經爲之勸導丐諸檀施得緡錢五十萬有奇歷吉協靈帀材鳩工凡梁楹榱棟之腐撓者蓋瓦壁磚之圯缺者撤而新之墜而塗之飾貌像脩器用諸廢具修威儀有赫祈眚顧瞻起敬起畏作始于六月癸巳訖役于十月辛丑免解進士張玉莫浚張田實尸之里人顏椿等實

十月辛丑免解進士張王莫浚張田實口之里人顏椿等實

佐之商較繕修謹司出納汰浮費而務實用則莫君抗也先是諸君嘗有志乎茲事屢禱于神不吉至是穆卜意者向以歲惡人貧故弗許今協而從歲其有乎方是時種財入土梅霖作沴廩廩乎有汎濫之憂而豐凶未兆也乃今信然則神其先知矣廟旣成割牲酌酒以落之合辭言曰茲廟迄今八十載不修且壞旣庇庥于吾里則當合里之財力以新之自歲比不登吾里之富家右室十空其九裒其所施不足以贍費於是冒暑奔趨乞諸其鄰而厘成事其贍也如是後八十餘年而益艱於今則廟之興壞未可知也俚曰不然二廟之神雖各分地受職其精爽交通如水行地中無往不在報應

響答非有彼疆此界之異特人自異耳使兩鎮之人毋貳爾心而曰吾事吾神而已相與寅奉如一庶幾二廟一有不葺則併心協力出財助役經之營之期百千年永弗壞是所望於後之人焉因刻其語於碑陰以爲重修記

柳莊記



元鮑恂

柳莊者崇德程君德剛之所居也在鳳鳴市之東南二里其地曰張蕩蒼莽彌野人境荒寂君作屋一區于其上旁植高柳數十本取竹與葦間以樊之其屋僅數楹樸而不華簡而不陋塗墍粉飾莫不完美又闢旁近腴田十餘畝以植嘉穀樹牆下以桑果園蔬畦亦莫不修治不數年所植柳鬱然成

樹牆下以桑果園蔬畦亦莫不修治不數年所植柳鬱然成
陰環映室廬如在林谷行者過而望之咸指之曰此程君德
剛之居也君因名之曰柳莊余家去柳莊數里而近每乘輿
往造君輒觴余以酒欸洽數日興盡乃還君因以記請予謂
柳易生之物也自君始植迄於今其雨露之所養日夜之所
息一枝一葉賴以滋長至于高且大焉君所望于柳者若是
而已夫惡知今日居于斯而輒以是名之也君於閑暇時戴
幅巾曳短杖過所植柳下或步以嬉或憇以休或坐以嘯歌
或倚以瞻眺隨所意欲悠然自適若有頃刻不忘夫柳者當
是居始柳莊時不過從人之所慕而偶名之耳又烏知今日
居于斯而有是樂也夫旣著以美名而又得其所樂則所植

之柳以償夫君之志者蓋亦多矣自是以往柳日益茂君之子孫日蕃以昌程氏之興必自茲始而柳莊之居不亦當矣哉君素隱德弗仕今年踰七十精明強健其享福尙未艾是宜稱之曰柳莊處士君以爲何如君聞余言喜而謝曰某不敏固不敢言然此乃所深願也余遂以是說爲記并定爲柳莊處士云

青鎮興德橋記

宇文恪

許君廷用以將軍之符來守烏青墩再期月政用修理民用洽和居閒或徘徊里巷間視民緩急之宜而以興德橋壞實艱于涉嘗謂其人曰夫橋梁之依所以濟人于不通也有志

于斯民者得不盡心乎于是發私橐而重建焉乃至正乙亥

于斯民者得不盡心乎于是發私橐而重建焉乃至正乙亥冬十一月也旣訖事里之父老若方外釋子羽流咸願刻石以記厥功且謂俗之隆替在政之苛平苟不惠于政則將陷溺其民而絕其蹊路往往多是茲邑燬于兵歷五寒暑矣業薄民散閭巷索然昔之所見一無復有第荒榛破瓦遺墟而已矧輿德橋居市之半分三洲一水之間行旅憧憧不絕如縷臨流而返幾何人哉然未有以濟川之功爲已任者今將軍不謀于人一出于已鳩工僦傭購財輦石飛梁閣道舉復其舊其上爲亭凡居于楹中穹旁下宛若巨鰲鼉負蓬萊小島旁海而出也其中爲南海仙人像翼以捍禦之神復俾

其人掌香火祠事由是市民翕然而歸之若闔閭之交商旅
之會貨賄之聚殆過于昔者不啻什伍矣不是記之不能美
其善政也乃咨于廣福主席天竺隱人以其書來謁余文余
曰不亦善乎昔王周爲政橋壞覆民租車乃以橋梁不修刺
史之過遂葺之償民之粟天下稱之今廷用守禦茲地能以
善政及人而其人又能不掩其善而頌美之足以爲來者勸
皆可記也用次其言俾刻之石許君名信廷用其字也累立
戰功今陞爲元帥副使云

浙

桐香堂記

楊維禎

宋著作郎濮雲翔從高宗南渡卜居濮津之桐鄉始居成聚

已而成市其土廣而墳無高山大谷之深阻所植多嘉樹美

已而成市其土廣而墳無高山大谷之深阻所植多嘉樹美
箭舊說有梧桐甚大鳳凰常集其上故鄉以桐名余弱冠時
常遊覽焉曾識濮氏樂閒公之折節下士尤切切教子弟不
遠千里而聘名師其子仲溫好學不倦題其修業之所曰桐
香蓋取詩人李長吉語以名也後余在吳有爲典市官者日
中與市者相質劑夜則歸讀書石轅且嘗遺書於余道其所
志欲請業焉則知爲仲溫余訝其人生純綺家且旣仕而又
志學如此非賢者能之乎已而仲溫去官還家尊師取友以
卒其業余在雲間仲溫又介余友鮑仲孚招徠余公觴余知
止堂上仲溫退侍余桐香室中相與校讐經籍商論文墨爲

事瀕別請室記昔屈子著離騷以香草比有德之君子傷香草而不芳者有矣而未聞以桐蓋卉之弗靈於性者不穠於色則烈於香不烈於香則厚於實而已耳惟桐性靈花之折葉之落占歷者以之而其枝之所傾有以集鳳凰材之所取有以中琴瑟詩人以香屬之殆不可與凡卉之臭味同議矣故曰桐之香鳳之集也噫桐之香鳳之集德香而爵祿聚理之所以至者仲溫植其德如植桐然自拱把之日無牛羊斧斤之戕勢不至于霄蔽日堦止也根益深蔭益大香益遠吾見仲溫膺爵也天子賜進士第起家以顯揚其親展布其平日師友之學更有涯涘乎哉故余樂爲記使人知桐香非直

爲集鳳之具實濮氏之德之符也繫之辭曰梧桐生只在濮
之陽桐之香只翳鳳之翔翳鳳之翔維君子之鄉梧桐培只
在濮之除桐之香只伊德之符伊德之符維君子之居

松月寮記

楊維楨

去秀之西門外三十里所其聚爲濮市濮公子仲溫氏之世
居焉居有前後邸第義莊塾以教養里之才子弟仲溫自幼
從師學明經旣通尙書後學易又從余學春秋兩充鄉試兩
不赴適丁時變遂作道士冠裳尋山澤間欲挈妻子爲鹿門
之舉事未遂則闢寮一所植松數章高秀蒼古若深山木客
之出在帟塵仲溫與之俯仰嘯咏若友焉天清氣明月在松

頂仲溫彈琴松下琴餘讀道書作遊仙吟不知身世在黃塵
市而在白玉宮闕也遂以松月道人自號雲間盛懋旣爲圖
之而又寄自作松月詩一篇於余徵文爲記余爲論積陰之
氣清而久者在天爲月麗月之清於物之秀者在月爲松桃
之得於月也清而妖柳之得於月也清而蕩梧之得於月也
清而淒梅與竹之得於月也清而癯惟清而秀秀而已治者
松之得月也以此然得月之得而見諸名人者自唐常建後
未聞其人焉建之詩曰松際露微月清光應爲君噫此建之
得於松月者未易與俗人道也去之五百年而仲溫氏復得
建之得而其詩有曰丈人夜開闕涼月在松頂此其得於松

月之得者奚減建也哉嚮使仲溫氏早時壅官或至五年十

建之得而其詩有曰丈人夜開闕涼月在松頂此其得於松
月之得者奚減建也哉嚮使仲溫氏早時壅官或至五年十
年卽不壅不過趨馳風塵中志不直達而性光先有損其能
哦松哦月而有得哉嘻仲溫氏之彼失此得其有能辨者已
書諸寮爲記

濮節婦詩

徐一夔

濮節婦者崇德梧桐鄉濮宗海妻也姓劉氏守節自誓國朝
旣混一崇節義以變易風俗節婦行應旌表里長者咸曰不
可使濮節婦之賢行未著上其狀于縣縣上之會府會府上
之禮部未報里之長者又相與言濮節婦之賢行未著比閭
族黨之間設有不幸如濮氏者無所取法願得能言之士加

詠嘆焉庶幾有所感法得詩若干首乃相率踵門徵予言以
序初節婦年十七而歸濮氏又十有一年而夫亾垂絕時語
節婦曰吾行與汝訣矣我有老母在堂兒方髻亂汝能養吾
母使吾兒得有成立乎節婦嗚咽不能對其夫旣歿節婦所
以養其母與撫其孤者一如遺命久之有諷之嫁者曰人之
生世信如輕塵栖弱草不於盛年時思所以自處何乃自苦
爲節婦曰夫婦之義壹與之齊終身不改設吾棄其母與孤
而念他姓他日何以見吾夫于地下願弗復言時方亂所至
掠人婦女無筭節婦本巨家子懼不能自全盡脫簪珥服飾
蓬髮垢面穿大布之衣督僮僕治畊桑狀類農家婦暴卒有

過其里者皆不顧而去節婦之處亂世其善自爲防大率類

過其里者皆不顧而去節婦之處亂世其善自爲防大率類
此故能奉其姑以壽終撫其遺孤至于長大今年近六十人
稱之曰節婦云嗚呼濮節婦能砥節礪行於兵戈搶攘之時
及其老也獲見太平之盛不其幸歟旦夕爾書南下翼然綽
楔起于墟里之間有光榮矣柏舟之詩爲衛共姜守義而作
孔子存而弗刪敦教化也詠歌風人之職因不讓而爲之序

貞母阡記

徐一夔

貞母阡者昂上人之母禹氏所葬處也阡在崇德縣之石門
鎮初張氏陷姑蘇江浙丞相檄苗獠以禦之苗獠素暴悍所
過務淫劫時禹氏從其夫吳避地石門苗獠前隊將過其處

禹氏有姿色自度不免亟告其夫具舟出避比登舟前隊已策馬至叱禹氏使弗避禹氏遂躍水死其夫倉卒葬之鎮側而去時上人年纔十三含哀茹毒從其父適越未幾其父亦沒于兵上人無依走金華山中爲浮屠氏兵事方殷日夜虞其母墓或燬遂渡浙江至石門行泣訪墓所在四顧草莽莫知葬處有語之者曰得非物色吳貞婦所葬處耶昂上人見墓不毀且悲且喜將治墓會國家已取元且詔儒臣纂修元史上人曰治墓且可緩不宜使吾母懿節泯沒遂走京師以其母死事告于史氏史氏曰此正史家所當書者其母死事遂得列傳一時秉史筆者多其父友咸爲文詞送之大率皆

遂得列傳一時秉史筆者多其父友咸爲文詞送之大率皆

美上人爲浮屠而不失儒者之行也乃還石門治墓剪棘培
土壤以固兆域旣固將去墓而還事其浮屠師乃具湯茗以
召里之長者且告之曰吾母不幸而死乃託體魄於此經涉
喪亂而墓幸無恙里長者之賜也今粗修治而不肖託跡沙
門不能守先墓又將去此願長者終惠之長者曰昂師教浮
屠也吾黨宜謀所以護之使不知者不至踐且伐也乃本其
母之行表之曰貞母阡云嗚呼不易動者人之心也惟以孝
弟之事告人則雖悍夫勁卒未有不動者此無他孝弟之心
人皆有之故易以動之耳上人以護墓之事請于其里之長
者其里之長者相與謀所以護之而嶄然石表立於荒邱野

水之濱斯誠義舉矣嗚呼里名勝母曾子回車而母奮死之
烈有如皦日過茲阡者固將竦然而敬寧有踐且伐者哉使
有踐且伐者是無仁心者也嗚呼世寧無仁心者哉上人可
無慮或曰爲上人計返其初服乃爲合道雖然曰親曰師均
有恩義在焉上人必有以處之矣予特矜上人之志且嘉彼
人崇孝之有其道乃爲之記

簡齋讀書記

釋宏道

簡齋讀書處在青墩芙蓉浦上以宋參政陳公與義嘗居於
此高僧大圓智洪邑儒葉大經懋實與方外交故簡齋集中
多贈大經智老詩而所謂壽聖院者卽今廣福也公於紹興

乙卯歲由禮部侍郎給事中除顯謨閣直學士方丐閑茲地

乙卯歲由禮部侍郎給事中除顯謨閣直學士方丐閑茲地
扁所居曰南軒日賦詩其中尤喜道出世語藜杖綸巾逍遙
徜徉自稱簡齋居士次年亦被召除左中大夫叅知政事不
一年求免復來居南軒遂終焉昔人常作三友亭于芙蓉浦
上後亭壞不復見而南軒亦泯焉無所聞矣予受業密印乃
梁昭明讀書園廣福輔車也每過其處弔簡齋遺躅未嘗不
嘆而去天君法師來住是山予輒以告法師乃欣然命闢而
加治之吳興虛齋趙侯爲作古篆榜其室之內簡齋讀書處
室之外曰南軒本其舊也今年夏余與友人滄海師喜其能
復古而尙賢矣由是亟往返無虛日有識者亦樂從之遊法

師俾予記其事告來者予作而言曰簡齋生於元祐庚午政
和中釋褐授文林郎又嘗入翰林然後來此春秋高矣今乃
以讀書處名舊居抑無謂乎法師喟而言曰余適待子而發
也夫所讀之書豈世間書耶簡齋少年在洛陽有詩聲南渡
以後第一流人然動而見扼于執政者氣鬱抑不得伸既來
南軒中盡得所出世間之書而讀之若有所寤故其詩有云
自得安心法悠然不賦詩遂不樂進取既去而復來蓋不
忘所得也故以名焉余既善其聞善樂從又能推其本而名之
因併書以記云

宏道授僧錄司左善世詳
方外舊志誤作左宏道

來青堂記

明 貝瓊

秀之... 意... 君子... 陸... 景... 遠... 氏... 家... 於... 受... 史... 兩... 山... 之... 下... 以... 來... 青... 顏... 其... 堂...

秀之隱君子陸景遠氏家於爰史兩山之下以來青顏其堂
取宋王文公詩語也謁余文以記之余惟邑居者恒病於湫
隘雖極天下之雄秀如天台雁蕩不得覽寸碧於江雲海雨
之外而景遠據地之清曠不爲崇墉所限飲食起居與山相
接可以寓吾目而快乎心奚必天台雁蕩哉蓋真賞之所在
不以一簣爲卑九重爲高則天台雁蕩不廣於爰史兩山而
爰史兩山亦齊乎天台雁蕩之雄秀其真賞一也於是坐挹
空翠於几席若賓主然而雪霽之晨雲歸之夕尤宜也於以
讀書於以鼓琴或命客傾壺分曹對奕殆無邑居之囂不知
文公之在金陵與是何如耶故嘗論之文公之文章氣節表

於一時又豈後人之可儼而其相神宗也雍容廟堂之上以
伊傅之業自期不得有兩山之青以爲玩卒行新法以亂天
下取譏當世旣罷而歸也來青之語且見於閒居之頃豈不
貽山之愧乎今景遠放浪田里三十餘年以沮溺之志自適
得喪不怵於內榮辱不加於外是無文公之位亦無文公之
誚兩山之青爲吾之所專矣余亦有好山之癖者觀秦望於
越觀西山於錢唐觀洞庭於姑蘇旣老而息於茲將從之築
室其旁當割山之半青矣故記之

竹深處記

貝瓊

距吳興東九十里曰青鎮鎮有芙蓉浦則其境之尤勝者也

距吳興東九十里曰青鎮鎮有芙蓉浦則其境之尤勝者也
有張宗儒者世居浦上鉅竹綿亘數畝鬱然如雲因名其室
曰竹深處介余內弟徐真卿來求記余嘗識宗儒之祖及與
其父思孝遊自少至老獲見其三世心竊美之而且有所感
焉夫張氏自五代以來閱五百餘年矣當時強宗右族倏起
倏仆不啻蟻蠊之一朝暮以業書存者惟宗儒一門而已亦
猶竹之自祖而孫歷千霜百雪之餘蟠互交錯日蕃而日廣
焉其本盛者支必行亦自然之理也觀其竹者可以知張氏
之所積矣宗儒性好客凡遠近至者輒留不遣相與盤桓萬
琅玕所挹天風而延海月世之所謂仙壇者殆無以過之客
亦樂而忘歸以爲吳下諸家不及也諸家之竹雖盛而其至

無宗儒之風且不知有王徽之而拒之况他客乎余在樵李
時數欲訪梁昭明太子書園於青鎮尙求簡齋陳公讀書所
遂過竹深極吟嘯之歡累以事輟今又來京師回望此君於
芙蓉浦迴隔萬塵之表爲之興慨始因其請而記之異日東
還以償平生之好又當援筆賦之未晚也

同壽堂記

貝瓊

崇德之鳳鳴里有蔡公惠氏業醫五世矣凡疾病者無貴賤
必造焉其樹德也厚其取利也廉嘗名其堂曰同壽或咏歌
以侈之而記未有所屬也及余自京師歸遂來爲請余聞上
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而夭殤弗論焉人之常情孰不

欲上壽也不可必得至中壽斯足矣孰不欲中壽也不可必得至於下壽斯足矣蓋分之一定暴如蹠躄烏乎而斂之仁如顏子烏乎而與之是出於天者已皆不同醫者顧欲使之同壽何哉豈天有不及而猶待於人也然可以觀其仁矣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若醫之爲術爲能全吾之仁歟嗚呼全吾之仁亦在乎術之精而已故自黃公雷公問答之書以至張仲景劉守真諸家之論參考旁通而疾之淺深治之緩急無一毫之偏於是虛者使之充弱者使之強屈者使之伸危者使之安舉不厄於殀殤則造化在我而壽之不

同者獲登於期艾豈不有功於天耶不然往往反其所用欲求不死而速其死此醫之拙者也公惠自其曾伯祖梅友在宋中醫科仕至防禦使其大父君實克繼其學因集心法所傳釐爲若干卷曰同壽祕寶方至公惠而聲譽益著其傳爲可知矣古人云不爲良相必爲良醫夫良相位尊勢之所及者廣苟施仁政足以治天下之人良醫位卑勢之所及者近苟施仁術足以活一方之人故相之與醫雖非等倫其心則一耳吾於公惠原其心而卜其術所爲同壽者又豈夸言也哉是爲記

同壽堂記

程本立

人身之氣通乎天地之氣人心之理通乎天地之理痿痺其手足者氣有不屬也醫書猶以爲不仁而况蝨賊其心而理有不亡者乎是故仁道雖大其要在乎克去己私復還天理而已蓋非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不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欲壽者愛己之心也知其所欲而生之者以愛己之心愛人也然亦豈窮而在下者之所得爲哉在下而得爲者其唯醫乎醫亦仁矣宜乎蔡氏之堂以同壽名之而子孫世世不能改也嘉興之崇德曰鳳鳴蔡氏自宋南渡家焉有字淵齋者傳其子梅友竹友梅友仕至防禦使嘗扁其堂曰同壽

竹友子君實者嘗著同壽祕寶方於元之大德間君實傳其子伯仁伯仁傳其子敬之敬之傳其子曰濟字公惠曰潤字公澤公惠入國朝爲邑之醫學訓科以卒子曰熙能弗棄基緒同壽之堂自若也公澤謫羅氏鬼國羅氏鬼之被疾而痛苦呻吟者亦莫不求已於公澤公澤仍扁其居藥之室曰同壽書來滇池請余記之余與蔡氏居同里公澤又嘗從余學余少也及見其祖長也及交其父若兄今老矣能無感於人世邪記其可得而辭邪嗟夫蔡氏之先余所不及知者不論也試以余之所及知者言之家以醫顯自淵齋至於熙蓋七世矣堂以同壽名自宋至於今蓋百有餘年矣其東西之鄩

世矣堂以同壽名自宋至於今蓋百有餘年矣其東西之贊
南北之鄙豈無富貴於蔡氏者亦有一門十世一堂百餘年
者乎天奚獨厚於蔡氏邪蓋仁之積也久矣彼以天人爲茫
茫者惡足與語天人之際哉公澤居夷狄患難而無怨懟不
平之氣方將壽西南之民以無忝乎厥祖可不爲仁孝人歟
夫動忍者仁熟孤孽者術知天之所厚於是乎在公澤其尙
勉之哉雖然天監下民民之不義降年之不永皇建有極極
之不訓錫福之不敷蓋有非醫者所能致力於其間者也歐
一世之民躋仁壽之域是則同壽之大者噫今何幸聖人在
其上

書孤鳳辭後

程本立

洪武歲丙辰余爲里之朱節婦作孤皇辭是時節婦之門未
旌表歷二十年余自西南夸奏計京師過故鄉則節婦之家
已綽楔其門矣又二年里人夏信持節婦卷來京師得翰林
吳侍書爲篆貞節二大字余覽之重有感焉嗚呼婦蚤寡不
再嫁事舅姑備敬養服喪無違禮撫幼孤教之有成立此亦
盡已職之所當爲而已旌表奚與焉然世有節義著稱而朝
廷無以旌之又將何以爲世勸哉蓋人莫不幸於喪節亦莫
幸於著其節君臣夫婦人道之常也人道變而後節義之論
興焉人道之不幸也雖然節婦固不幸子賢能顯其節以表
之則幸矣今節婦年逾七袞精明強健享福未艾天之所以

報節婦者于是乎在子賢而有孫朱氏之興方自茲始余故附是說於孤皇辭後將俾朱氏之子孫世世無忘焉

義倉記

黃淮

國家惠養斯民以固邦本恆慮閭閻厄於饑餒不得以遂其生上煩聖慮宵旰靡寧重念我高皇帝舊設預備倉歲久駟至廢弛於是慎簡廷臣授以璽書條畫事宜分詣各道以經理之仍命藩憲重臣之廉敏者以爲之佐刑部員外郎劉廣衡承命往浙江偕布政使方廷玉按察副使王豫修預備之政按行都邑宣揚德意仍命區里之長鄉之耆民羣聚於庭諄切諭飭益加詳焉邑中富羨之家仰聆玉音感激奮厲願

出粟輸于官未浹旬得米穀一萬一千九百石勅使同藩憲
喜其民之效義也勞以羊酒榮以綵繪卽日具聞旣而鳩工
庀材構倉十楹以備儲蓄欽依勅旨選忠厚公正耆民及殷
富淳良之家嚴慎守護兼知出納之數府委官王貞縣委丞
周全總其散歛之約委曲詳備要以絕私無擾爲本里社細
民皆歡忻感悅仰聖恩生成之賜也郡縣樂其事之有成徵
文爲記勒石以垂永遠余惟成周之世皆有委積以備荒凶
自漢以來迭置常平倉社倉義倉大率皆倣周制世殊事異
更變不一皇上遠稽古典近追祖宗成法遣使巡歷循復舊
政而光大之俾得便宜行事務期民受實惠綸綍渙頒而效

義之民雲集響應倉庫充實賑貸於是仰給焉傳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此之謂也使同心協義克稱任使皇華輝赫遠近具瞻郡邑官僚祇承惟謹不煩而事集防閑有方侵漁之弊盡消於法皆富書是爲記

重修儒學記

李賢

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夫學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旣明則民無不化俗無不成人材無不興矣是以古之君子於郡邑也不爲則已爲則必以興學爲先而農桑之類次之蓋興學者爲政之本也民旣化矣俗旣成矣農桑之類未有不舉者也豈但六事而已將見百廢皆舉爲郡邑之政

于是乎成焉今之君子爲郡爲邑者大抵不知以此爲先務
幸而知之又或短於作爲牽於利欲往往因循度日視學校
之廢弛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畧不介於心焉或於政之末
端粗舉其一二自謂吾之爲郡爲邑足矣如是而欲其民化
俗成人材不乏烏可得哉雖然不可一槩論也天下郡邑之
廣安知不有如古君子興學者乎無何給事楊君青持簡告
予曰樂亭之彥張泰氏由國子擢知桐鄉縣始至卽有化民
成俗之意惓惓焉以興學爲念覩學校傾圯慨然亟欲新之
累值歲歉弗遂所圖天順庚辰時和歲登民情大悅張君乃
與其丞鄧玘陳昭氏合謀協慮聚材鳩工次第興行採石爲

雷是門以計堅久繼新大成殿兩廡戟門繼新明倫堂又如

與其丞鄧玘陳昭氏合謀協慮聚材鳩工次第興行採石爲
櫺星門以計堅久繼新大成殿兩廡戟門繼新明倫堂又如
齋舍神厨饌堂射圃倉庫庖湏之類亦相繼而新之復崇其
周垣廣其通道列二石獸于門外左右一邑之壯觀屬焉始
作於夏五月落成於冬十二月財費盡出於官羨工役不假
於民力其教諭危山實相成之青嘗遊於其學嘉張君之功
不可泯乞惠記文勒之于石一以表其爲政之美一以俾嗣
爲政者知所先務焉予惟張君所行其無異於古之君子爲
邑者矣豈多見哉不知民之化俗之成人材之興何如此又
在爲令者躬行實踐不徒襲古人之迹之所致也不然一新
學校之外更不留心於其間而民之未化俗之未成人材之

未興諉曰吾已盡其道矣使不能副焉亦何所取焉耳

便民倉橋記

官

陳文

桐鄉爲嘉興屬縣縣北之地皂林有水曰運河者其源發茗溪泛衍上流支分而九足以通彼縣旁府之漕運故名運河舊無橋而民有事于縣與夫四方由陸而往來者惟設舟以濟常緩不及事或阻風濤懼覆溺而失於濟也宣德中會廬陵周文襄公巡撫浙西以興葺利害爲已任慮稅賦之重先聚廩於河上齊而後發則有事而往來者益衆矣乃架木爲橋民甚便之榜曰便民此其始也歲久木壞危不可渡行者嘆天順改元之冬穀登民給通判府事臨川鄧鏞孟宣督

賦桐鄉次於皂林見而恤之乃召縣之巨室與凡好義而趨
事者合謀勸助易斃以石爲久遠之圖先捐已俸倡之衆皆
翁從命僧會如閭疏其所勸財力之數時其用而計之知縣
張秦縣丞鄧玘董其事財贍力勤不耗不擾不逾時而橋以
成其長一百九十尺高加其闊之六尺下爲一環洞長比上
殺四之三有奇又以其財力之餘爲屋其傍以休於是有事
往來者匪惟不緩且無阻溺之患而咸喜其便之久遠初橋
之壞僉浙江事鄺君某馮君某皆欲修復之府縣協應而止
於歲歉至是皆不疑其謀而相成之今年夏孟宣至京謁余
道其事求記余曰此惠政之有繼也不可以無紀夫君子之

賦桐鄉次於皂林見而恤之乃召縣之巨室與凡好義而趨
事者合謀勸助易斃以石爲久遠之圖先捐已俸倡之衆皆
翁從命僧會如閭疏其所勸財力之數時其用而計之知縣
張秦縣丞鄧玘董其事財贍力勤不耗不擾不逾時而橋以
成其長一百九十尺高加其闊之六尺下爲一環洞長比上
殺四之三有奇又以其財力之餘爲屋其傍以休於是有事
往來者匪惟不緩且無阻溺之患而咸喜其便之久遠初橋
之壞僉浙江事鄺君某馮君某皆欲修復之府縣協應而止
於歲歉至是皆不疑其謀而相成之今年夏孟宣至京謁余
道其事求記余曰此惠政之有繼也不可以無紀夫君子之

於民事其憂而慮之也深故謀而濟之也切創始者簡以就緒而民易其趨善繼者周于圖成而民久其利此橋之作不有文襄其誰啓之然撤朽易堅于穀登民給之歲以永其惠于無窮者又孟宣之能事也諗昔文襄之巡撫浙西政通人和而于事之巨細靡不區畫盡善民到于今思之此特其惠之一耳今府若縣設皆孟宣其人而能有以繼之則浙東豈復有遺利哉然事之成于衆者未有不由于同也同其事者具列于碑陰庶幾後繼之有勸焉

重修城隍廟記

呂原

國朝之制自京都達於天下郡邑咸建廟以祀城隍之神凡

國朝之制自京都達於天下郡邑咸建廟以祀城隍之神凡官於郡邑者蒞任之初必遵典禮祇謁罔敢或後歲時有事山川邑厲輒奉神以與或爲民禱水旱瘡札亦詣神以告故城隍神祀典載焉而非若他淫祠之可同也宣德間朝命大理寺卿胡公槩臨撫浙西以嘉興大郡民衆而賦多奏增四邑其一曰桐鄉則崇德所分也縣廨儒庠壇壝祠廟凡制所宜有者悉皆割置如他邑亦嘗有增葺第歲滋久不能無朽腐摧圯之患景泰三年冬永平張君泰來知縣事始下車用故事謁城隍廟顧瞻棟宇卑陋僅蔽風雨妥奉明靈大懼弗稱因慨然嘆曰有司之責可緩於此耶適歲薦饑欲作弗果越六年大稔遂與僚佐議新其廟而捐俸資以倡之同官景

從吏民響應伙助不多財用不匱卽市材諏日召匠僦傭廟
舊有殿三間軒一間東西廡爲間者六前門爲間者三於是
撤其舊殿而新之又加別殿於後門廡垣墉或因或革以次
就緒丹碧藻繪光彩煥然壯麗顯敞有加於昔始役於天順
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至明年三月初吉訖工邑之父老皆願
礮石以著其事走書京師請予紀之夫縣地方百里有人民
焉有社稷焉治民事神固有司之當務也况神如城隍又祀
典所載者乎且郡邑所在必設險固以防不虞城隍是也築
而高之以爲城鑿而深之以爲隍主乎城隍者明則有人幽
則有神神之與人所謂陰陽表裏者也其可以不重歟張君

則有神神之與人所謂陰陽表裏者也其可以不重歟張君
務新其廟可謂知所厚矣不寧惟是他如儒學之修皂林驛
之飾養濟院便民橋之建皆君主議而相與成之者則縣丞
鄧玘陳昭典史王敬及訓導田貴良也君由胄監釋褐拜今
官清慎有爲故克知所務如此

義塚記

危山

嗚呼墳塚所以藏遺骸也世之人生而衣食恆足死而骸骨
得藏則雖死而無遺憾矣浙之桐鄉爲縣地環百里民蕃賦
重高原樹桑麻下隰種禾稼尺寸無曠者至於墳壟惟詩禮
巨族營之而閭閻小民半無葬域親死往往焚其骨棄於河
求聖人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之禮懵然不知也或有暴

棺於埜客死於茲者皆無所歸縣尹樂亭張公見焉旣憐憫而且有所愧乃與其丞順昌鄧君四會陳君簿豐邑於君各捐俸貲謀得邑人胡淵隙地一區於縣之北隅前樹坊牌中立石主題之曰義塚下令凡有孤貧商旅之無依者聽歸於此仍屬予記其事夫義之立名始於不義而後見也彼不義者何見人之遺骸出唾以惡之掩鼻而過之於斯時也而民吾胞物我與之理盡亾於已又焉有淫意於掩者乎苟知所以藏之則義見矣仁人君子之立心行事能如此耳昔宋陳亢當熙寧歲歉餓殍枕藉亢爲作萬人坑其所藏屍不可勝紀李之純爲成都轉運專以掩骼埋貲爲念屬吏徐熙督役

宣力計所藏無慮萬餘二公之立心行事千載猶稱之桐鄉

紀李之純爲成都轉運專以掩骼埋貲爲念屬吏徐熙督役
宣力計所藏無慮萬餘二公之立心行事千載猶稱之桐鄉
諸君之爲塚自茲而往凡死於孤貧死於商旅者皆得有所
歸藏所謂暴露於荒郊野岸嘍咏於蠅蚋烏鳶皆無有也夫
豈細故云乎雖然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宋陳李二公所爲如
此厥後亢之子孫相繼登仕之純祿位竟歷臺憲而督役徐
熙亦一子及第神明報施毫釐不爽今諸君存古人之心行
古人之事孰云無古人之報乎吾恐一時督役之人亦未必
無徐熙之應者因爲之記俾刻於石且有望於後之爲縣者
尙思有以繼其志云

送大尹田公考績序

楊述

浙有郡十一而嘉興爲大舊統屬縣三宣德中大理卿胡公
奉勅巡撫東南以地大民衆賦稅夥繁難於剗理請諸朝分
嘉興一縣爲三崇德海鹽爲二而桐鄉則崇德之分地也當
分縣時若官吏率背公徇私凡富庶之里膏腴之田悉爲崇
德有而桐鄉之所治多貧民所徵多逋賦爲令者每難其人
正統辛酉內江田公德潤以太學生來尹是邑始下車問所
疾苦前政有不宜於民者立更之鋤奸抑強植弱扶善居三
載貧民遂有生之樂逋賦無後期之愆方將奏績天曹適以
外艱去任瀕行垂髻戴白之人扶老攜幼挽其舟不得去已
而閭邑父老連署姓名詣郡乞留郡上事於藩臬轉而上聞

而閭邑父老連署者姓名詣郡乞留郡上事於藩臬轉而上聞
廷議僉曰教民以孝縣令職也太平之世奪情豈令典哉事
遂寢公旣去繼之者多非才民愈思之不置候公釋禫之京
復申前請益力聖天子順民所欲俾再治桐鄉民旣得公嬉
嬉然如赤子之依慈母公亦視民如子而疾痛疴癢若切於
身又三年政以平訟以理簿書雜沓軍務紛紜而公處之若
無事焉凡若是者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由其存心以恕出
令惟公故百里之民陰受其福有莫知其誰之爲而爲之者
矣當六載報政趨朝司訓儲君偕庠友孔理皆踵門求贈言
予辱公愛厚知公久且深雖不請固所願也寧靳一言乎方
今皇上奉天子民慎擇守令而寄以民社凡有循良之政者

率不次用之矧公之才德爲浙東西縣令最郡守知之藩臬大臣知之天官少宰知之者乎魯子敬謂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予於公亦云

重修福善寺碑記

楊述

嘉興郡城西一舍許有鎮曰濮院其地介秀水桐鄉二邑間福善寺當其中而專二邑之勝元至大己酉同知濮鑑創以居佛之所也相傳寺左右有菴一曰崇福東溟浩上人居之一曰積善月庭上人居之二上人者智性融通識趣超卓雅爲濮公之所尊敬寺成延之上座仍合二菴名名其寺爲福善無幾先後荼毘時歷年永多而寺固無恙嗣寺之人懷奇

善無幾先後茶毘時歷年永久而寺固無恙嗣寺之人懷奇見不得施設者有之而衆弗及知也國朝洪武乙丑寺併叢林僧徒散去山門兩廡僧寮丈室佛閣鐘樓盡廢獨一殿巋然而上漏旁穿亦已甚矣永樂癸巳里之好事者慨茲寺久虛聞今妙用體師住持法喜名山將謝去朋從結茅歸隱乃率衆延致之人固疑師之不屑而師終不拒旣入院攻苦食淡焦思勞神毅然以興廢舉墜爲任而師道行高潔足以起人敬信由是富者捐財貧者助力爰哀衆施益以已橐鳩材庀工夜以繼日是年重修殿宇成越四年丁酉鼎建天王殿塑天王四及加飾諸天十王尊像又三年庚子先大父德順公宦遊京師過潤之金山謂都綱敏機聰公曰寶銘期堂公

昔棲禪室也自公典教大邦日就傾圯失今弗圖恐後無及矣聰感其言問孰可任事者卽以師名對聰因出綵緞二貽書屬師改作之師遂闢西偏隙地因舊爲新建爲大悲殿增創傑閣其前而規制益宏焉宣德丙午他寺有鬻巨鐘償官租者銅以斤計凡千三百餘直白金百三十兩有奇師甚欲購之而窘於錢旬月間里人施予者相踵旣酬其直仍以餘貲構樓覆之正統己未千佛寶閣成爲間者五高深廣袤咸中尺度峻宇重簷隆棟厚礎可經久而不廢明年刻大毘盧像千佛法身塗以黃金安奉如式庖廩湯園之房與凡事佛奉僧器用靡弗備其制之所宜有而伸其志之所欲爲矣歲

奉僧器用靡弗備其制之所宜有而備其志之所欲爲矣歲
戊辰又樹二綽楔於通衢南曰江南福地西曰浙右名山以
表茲寺之勝往來觀者咸謂二額蓋狀其實云先是寺非大
刹住持非正員體師居此前後四三十年下扶宗教上祝國
釐而遠邇之人瞻依歸戴是雖俗尙向善而然抑亦師之盛
德有以感化之也聖朝尊崇像教正統中寺僧德琳具興創
始末詣錄司白陳遂領檄爲住持寺今得與大刹齒者德琳
與有力焉德琳化去繼主茲席似碧實師門高弟又能心師
之心會末期歲兩廡煥然一新堊壁粉牆悉皆藻繪凡師志
有未竟者又得次第爲之繼承可謂得人茲山可以增重矣
同袍惠公以予知師爲詳而言或可傳信礲石徵文記之惟

人之居室將以傳於子孫然有父既底法而子不肯堂構者
學佛之人非有子孫之世守箕裘之踵襲乃能前作後述繕
葺經營使仆者以植傾者以扶朽者以易缺者以完而舊觀
畢具宗風不墜如此不亦難哉思其創始修復之難而相與
保守以無窮是又不能無望於後人也庸撫實書之俾來者
有考焉

重建大成殿記

劉宣

禮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曰法施於民則祀
之蓋自古聖帝明王繼天立極其法皆施之於民者也而吾
夫子則集羣聖之大成立百王之大法其功自生民以來未

之有也宜乎萬世王祀而無盡焉故自漢迄於宋元或祀闕

夫子則集羣聖之大成立百王之大大法其功自生民以來未
之有也宜乎萬世王祀而無盡焉故自漢迄於宋元或祀闕
里或釋奠太學至於郡邑之祀則不能遍洪惟太祖皇帝尊
崇聖道聿興祀事凡有郡縣必設學以養士凡有學校必設
大成殿以祀孔子下至邊徼武衛亦莫不然是則享祀之典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桐鄉嘉興屬縣其先本崇
德地宣德庚戌歲析爲縣於是時庶事草創學校廟殿悉卑
陋不稱加以歲久日就傾圮厥後提調學校按察司副使劉
君嘗新明倫堂成化辛卯按察司僉事周君正方按臨是邑
顧瞻殿宇退而嘆曰此豈足稱朝廷尊崇之心者哉乃謀撤
其舊而新之時得罰贖三百三十兩有奇付之所司俾市材

募工下至役夫亦授以直殿成以間計者三其高五十尺深加四尺廣視深又加二尺蓋增於舊者五之三云經始於是年臘月落成於明年二月適提調學校僉事張君悅至又命工重肖聖賢像於是棟宇宏麗冠冕巍巍金碧丹堊輝映日星百姓見其成而不知材力之所自出咸謂不可無文以紀其成知縣孟君俊從衆請走使屬筆於予竊謂崇重祀典朝廷之盛心修飾庭宇有司之能事然樂因循者每安於固陋好興作者或至於罷民是二者皆未見其爲可也今周君不歛一錢不役一夫而禮殿倏成則其爲政之優從可知矣雖然斯殿之成豈特聳觀瞻而已蓋觀殿宇之壯麗則人益知

然斯殿之成豈特登觀瞻而已蓋觀殿宇之壯麗則人益知
聖道之尊崇知聖道之尊崇則其言行必將取以爲法由是
汚俗可革善政以成他日桐鄉之士必佩仁服義出而黼黻
皇猷恢宏治道其有益於朝廷有益於名教豈淺淺哉周君
字可大江右安城人幼與予同硯席舉進士歷刑曹副郎薦
陞今官其爲政廉而有威正而不苛此蓋其政之一端耳時
贊相之者參議劉君潺知府楊君繼宗輩也董其役者縣丞
李經也述其事以求予記者教諭王瓚訓導姜琦也終始營
度以有成者孟君也孟君字世傑關西咸寧人

淨土菴中興塔院記

釋廣源

本菴開拓於趙宋宣和間惠忠禪師爲之鼻祖迄今四百餘

稔中間沿革不可殫述元至大初檀越濮司令見墜緒不振禮請高僧楚石琦禪師王之郎構大殿巍然復存厥後嗣非一人香燈不絕如綫成化庚寅古杭勝果名山無際廣禪師之孫守誠字敬堂與其手度弟子宗裕字綽菴偶駐錫於此德足感人絲是鎮中諸耆宿遂請繼王之舊有居室規制卑陋僅蔽風雨誠與裕毅然以興復爲已任古殿震風凌雨勢將隳危首先葺而新之像塑靈山一會華旛香燈種種莊嚴靡不如式居無何以丈室卑溼徹而廣之復建松月堂及衆寮庖湏等室皆一新之復置膏腴田七十餘畝爲香燈之需圖遠之謀亦深矣宏治戊午綽菴出世勝果家山僅三年搃

鼓告退廣無際實臨濟正派而染指法味無際傳蓮馥馥傳
誠誠傳裕裕傳智深深字大淵傳惠淳性初淳度道奎天文
五世有繼述之能淨土之承先引後者得人矣且敬堂綽菴
承法以來幾四十禩攻苦敷談繇難以致易樽費制羸繇小
以暨大信嚮者雲輸川委然後大興土木之工涉歷既久克
底於成非負荷之重曷能至此大淵殫力辛瘁仔肩後事亦
重嘗念祖與師中興拮据之勞他日歸寂不昭示梗槩恐後
人漫不知省而忘其所傳之本乃建塔一方構樓三楹樓之
背鑿竈立塔祖與師之遺骨瘞於其中大矣哉深之孝也夫
教法東流寺祠據山川形勝者在在有之第不能不囿於數

而興廢難免也間有廢而復興者貴在負荷得人焉爾若今
淨土中興者孰非負荷之重得人之可徵耶大淵知余與綽
菴善而又知出家之詳請文爲記勒諸貞珉垂諸永久將欲
俾後人知其所自而不忘其本也余非能文者重大淵之孝
遂紀之不辭嗣大淵之後者果有感於吾言也夫

新建便民倉碑

王華

邑之有便民倉制也維是桐鄉新造之邑百事草創征輸之
入露積野聚風雨鬱蒸沾濕朽敗逐避遷移歲無常所蓋自
有邑而然矣歲宏治乙卯衡陽王君昊汝欽以癸丑進士來
尹茲邑乃歎曰民之脂膏斂而委諸草莽又因以罷疲之其

尹茲邑乃歎曰民之脂膏斂而委諸草莽又因以罷疲之人其
謂便民何且此而猶可以爲不急吾其無復事矣遂稽隱籍
得空餘之粟七千曰是足易吾事於是分事授役立程計績
因民之隙均民之力十取一人歲取一日而已凡爲厥六十
有四楹中列廳治厥周其旁圍以長垣守以重閘創前所無
而民不知役於是邑之父老相與謀曰能者創於前不能者
毀於後賢者慮其始不賢者敗其終今侯所謂創於前而慮
其始者矣不有紀績以垂來者能無毀敗於終與後哉於是
礱石以告其邑丞徐君珪而請記昔魯人爲長府閔子以爲
仍舊貫何必改作仲尼聞之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蓋嘉之
也夫有之而改作無之而不爲其於勞民厲衆一而已王侯

之治桐鄉蠲不急之務去無名之役一舉動皆慮於擾民此豈好爲改作者然一爲此而民皆稱便之是夫人之不爲也而爲之必中於道也夫是可嘉也已詩曰厥倉未謀積于郊邱炙敗沾腐狐處鼯游運徙遷易民曷以休斬木荷鍤以防寇偷曰民之便而以爲尤新倉翼翼高簷翬翬郊民相慶來趨如歸曰惟王侯覆我無遺旣哺我饑又蓄我餘昔奔以疲今邀以嬉我歌我侯我樂我私歷千百年惟侯所貽

重修桐鄉縣治記

胡燿

桐鄉縣屬嘉興府治距皂林河南一舍許宣德癸丑大理少卿胡君概巡撫於茲以嘉興府屬縣曰嘉興曰嘉善曰崇德

皆民繁賦重訟獄日滋請於上而分治之今桐鄉即崇德之

皆民繁賦重訟獄日滋請於上而分治之今桐鄉卽崇德之
分縣也建置之初規畫畧脩越今幾七十年因循廢弛殆不
可縣甚者如公寢惟遺址學舍亦圯毀驛廨宇不輯官屬
就民舍以居委積則絢茅爲困粟多浥腐若橋梁若塹柵若
園圃養濟院房多不可觀衡陽王侯登宏治癸丑進士出知
桐鄉下車卽以是爲憂然以民未孚而未敢遽勞居歲餘民
皆德侯而憂侯之憂矣侯乃謀諸丞簿而下咸協志移告于
公而見從焉遂與民經始之卜吉伐木石埽埴爲瓦甃工師
得人而衆工攸萃執事執役者惟公惟慎不懈首學之明倫
堂尊經閣生徒別舍次縣之儀門兩廊譙樓後堂縣貳衙宅

土地祠次養濟院囹圄房皂林驛巡檢司又次便民預備二倉與布政分司聿新創建者凡若干楹傾頽而振起者凡若干楹剝落漫患而整飾鮮明者又凡若干楹于市衢則設民柝以衛居氓市外則成同情燕子等五橋以濟行道者桐鄉之治亦煥然一新然工不逾時而民不告勞桐鄉人民相與樂成之教諭鄭君元吉輩走狀來請予記之夫天下事功之成皆非偶然胡少卿公以前癸丑巡撫而建桐鄉邑王侯以後癸丑進士而新桐鄉治期會自然如是哉胡公一代偉人而當時德之者衆王侯小試其道而事功如此他日名位固當與胡公頡頏然德侯之深則先桐鄉也嘗聞侯爲民爭稅

銀奇羨於其長奮不顧利害治功速成有自矣民寧忍忘子
來者哉侯名昊字汝欽衡陽人與予有同年雅無可辭者因
書俾勒諸石其丞簿而下爵里氏名則類附於左

桐鄉尹王君去思亭記

戴 祐

天下之心其合也不可以力求其離也不可以力强故感之
者不言而化而應之者不疾而速孰謂威迫而智服之能使
其久而不變耶去而思之感應之機殆非言語之所能述雖
思之出於心者亦不能形之於言况欲述其思者之心耶此
予於王君去思之亭欲言而不能言不能言而又不能已於
言也竊見夫世之仕者其將至也如饑之待哺渴之待飲思

其惠澤之及於我也相問於途相慶於家一方者盡一方之思一郡者盡一郡之思一邑者盡一邑之思合賢愚而情未
有異焉逮其旣至而政足以及人惠足以慰思則民心安矣
是時也思泯於喜慶之中心通於感應之際無思而無不思
矣若夫自上行之而下病之焚而吾薪焉溺而吾壑焉則前
日之思左於今日之勞矣是時也民日夜以望其去抑鬱形
於哀苦之詞顰蹙著於愴怳之色轉其所思以求其所以慰
我矣由是觀之則民之思也起於未至若夫旣去而思其感
應之機上下之情潛孚而默運此召而彼通無求而自篤旣
慰而難忘天下之心於斯爲至矣衡陽王君汝欽爲桐鄉尹

卷二載而召也調將顯耀百姓擁馬截燈板轅臥轍不忍君

僅三載而召赴闕將顯擢百姓擁馬截鐙扳轅臥轍不忍君
去其有抱鞞而泣者君遂脫鞞以行今旣數月矣而民之浩
仰而劇念者若失其所業士者思於絃誦農者思於田野厘
者思於闔闐藝者思於工肆以至老者少者貧者富者賢者
愚者莫不歛歔感歎瞻邑之署曰吾尹之所居也瞻邑之道
曰吾尹之所由也瞻邑之泮水曰吾尹之所樂以誨人者也
瞻邑之疆理村郭曰吾尹之所以膏雨而春風者也日出而
思日入而思畊田而思鑿井而思隨所感觸而思寓焉雖萊
公之柏蘇公之堤不是過也嗚呼旣去之思又甚於始至之
思矣彼始至之思吾猶望其所以慰我者何如也旣去之思

則生死骨肉之深恩親賢樂利之遺愛者有堅金石而深江海者矣求之者誰耶強之者誰耶迫之而服之者又誰耶不言而化不疾而速至公之情至微之機孰得而模擬之耶於是邑之士庶人無以寄思謀作亭以珍藏其所留之鞞使渺渺之懷咸託於亭亭成相率詣余廬求文以記之用垂不朽余爲言其思之機如此而不及其政之迹蓋知其機而其迹可知也且迹著於邑史必有傳者亦豈能殫述耶是爲記

鄉賢祠記

錢福

桐鄉令莆陽李仲陽之爲政也崇本敦化風勵後進爰視學據儀禮纂圖說冠諸生之未冠者六人稽郡乘訪文獻采通

志祀鄉賢之應祀者二人皆邑之缺典也於是生徒翕然皆

志祀鄉賢之應祀者三人皆邑之缺典也於是生徒翕然皆知嚮古篤行其冠也仲陽自爲之記而以祠屬予記之予上世爲是邑人謁鄉先正於祠下進諸生詔之曰祭義稱祀先賢於西學所以勸諸侯之德也文王世子稱視學養老釋奠先老於東序疏謂先老先世之爲三老五更也其追本反始之意亦深矣哉且古之論士必先於鄉學故鄉飲鄉射之禮獨詳然則學祀鄉賢禮也况其流風餘韻耳目所接習以俗成其功當不出先師下武王封康叔於衛諄諄以商者成人爲言而陳太邱之徒遂能使一鄉之爲惡者不敢以聞諸左右蓋因俗爲政而裨勸風教者宜於是乎盡心焉子諸生知

若令之意乎是邑自崇德新析其先賢可祀者誌牒割據未甚著故是舉獨後於他學而若令斷自可據必有著述節義表世樹聲者始列之其爲諸生慮不亦深矣乎且人之賢者一瞻履歷卽稱述歆慕之以爲美談而況生於其鄉乎且敗道悖德者爲之胄裔宗黨尙欲泯其跡晦其諡而況其鄉人乎予家自遷華亭不知爲二郡乘者何所處恒用是懼遂按誌所載而書所祠者以勵之中爲宋淮東議幕徐公名綱字晞顏爲太學生時會金主逆亮斃當軸力主和議而能率同志疏六事諍之中有決策親征及誅誤國奸臣之語皆人所不敢言者以乾道八年進士歷官宰江陰歲旱鄰境流移全

活甚衆入徐提檢文思院著史論百篇及邊防兵政十六事

活甚衆入除提檢文思院著史論百篇及邊防兵政十六事
甌進未行益以樵歌八事載進給舍合詞稱之竟格不報以
歸所著有桐鄉詩集學者觀之當知忠以爲上惠以流下文
以永世而位之崇卑弗較焉左爲明國子助教貝公名瓊字
廷珍天姿夔出厭棄舉子業力追古作遊楊鐵崖門大見稱
賞洪武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博士昔人評其才瞻氣雄爲
一時傑所著有清江集行於時學者觀之當知其學以師傳
才以學就名以才顯而時之否泰弗論焉右爲明左僉都御
史程公名本立字原道洪武九年擢秦府典儀所引禮舍人
改周府謫雲南長官吏目得酋長心滿九載復任京兆尹向

瑤學士董倫交章薦其學問優長守身廉潔召還拜左僉都御史以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卒於官蓋有所見而自爲之所也既卒追奪誥命家無遺資時人稱爲清御史豈獨清而已哉所著有程氏遺稿藏於家而大製作若黔寧王廟碑御史箴等文皆盛行於世學者觀之當知清節之士不屑苟免文章之行必有根本而一身利害弗計焉是亦仲陽爲教之深意也噫冠以戒其慎始祠以歆其令終仲陽初政而克舉其先務有出於俗吏終身不暇及者如此他日所自樹立可量哉因併著之

李侯遺愛碑

楊循吉

浙之北境曰嘉興嘉興之西其屬邑曰桐鄉地要以劇號稱
難治莆田李侯名廷梧字仲陽宏治辛酉以進士奉命來知
邑事其爲政也廉而能文毅而知權宏博恭謹得躬率之道
以爲立政莫先於養民民之有養在乎去害乃嚴科禁攻彼
蠹賊以覆冒其善良蓋仁以義濟而威懷之化成其志尙可
知已若乃邑爲里一百七十八戶餘數十萬民所尤急惟訟
與徭由是執法聽斷而囹圄爲屢空手實是據而僱免從所
便神明之稱往往洋溢則政之大者在是下是又有弛馬覘
弊爲收稅之法預籍丁田臨事授則爲科派之法令民揭竿
自書田數以待閱實爲勘災之法農時罷徵科事已乃復暇

則益積穀爲備而柵諸渠口杜私鹺毋入界爲優農弭盜之法固皆詳善一時爲諸邑師然侯猶謂此未爲極也有治本焉學校首務也員少而科乏則振之使克而顯名分大閑也奢勝而禮廢則正之俾約而中賢人衆所儀式也徐議幕貝助教程都憲等三人皆道尊而祀缺則俎豆之令彰而明三者旣行而人知嚮方賢才興風俗厚矣是大有功於桐民也其他有繕於公若廨舍倉庾之屬又靡不一新而民若無聞焉夫政可能也惟創法救弊得其本之爲難是故五年之內膺廷薦者二被禮獎者七越歲乙丑八月天子擢用爲監察御史其功庸旣貽顯矣至是而邑耆士張翊復以僉議來請

書政於石則知盛德所在未嘗不繫乎人心又如此乃叙而
系之以詩以告後人其辭曰於皇建國浙長東方噦噦鳳凰
昔止桐鄉嘉邑孔殷孰令而良繫我李侯國之琳琅受任東
南化理悠長李侯賦德廉忠夙畀糴準市價門絕饋遺天性
疾惡見莠斯刈愛養小民禁制胥隸田里無擾貧富交濟風
聲茂振施南布義尊崇學校躬勸講肄絃誦連甍士罔不勵
抑古有言君子愷悌洵美君侯夙夜靡寧注役授科手筆是
程創設法制衆庶樂承吏不敢欺發摘精明驗指獲盜楊櫬
推嬰或幕其誣易面鉤情或由人使自來陳庭咸異匪常闔
邑震驚明侯在位時暘時雨禾黍遍郊穎實葉舉仍年農穰

百穀克庾耄倪歡欣獲遂安處惟帝有命星駕道周奔送成
羣信宿靡休表識慕思元舄以留惟此元舄匪正弗由芳躅
恒存古賢式俾朝則得賢我思我侯穹碑載詞以代歌謳作
訓後來永耀千秋

桐鄉縣學科目題名記

圖

吳 昂

知桐鄉縣事鈞陽任侯洛以廉明集百事獨懼人材之出不
能爲他縣先乃考縣先達之士其由於科目者石刻之章示
學宮則庶幾興起者衆而嗣者不絕其所刻由楊公青而下
凡八人繇其縣宣德五年始分崇德縣而有前不出其學者
不刻故其人滋少予同年友譚君鎧居其一乃來屬予記予

以謂三代以後之法循習卑近無踰於科目然士得以名置
其中者又甚難居此何哉蓋科名朔於隋唐雖其法卑近矣
若夫我朝所定經義論策其義理易書詩禮記春秋學庸論
孟其議論濂洛關閩諸大儒書其故實遷固而下諸史其時
務凡君臣民物皆爲國家天下之至計噫斯豈可類於三代
以後之法視之哉故其爲業務在尙志專心博學多識使其
聞見周材藝備則其文章皆根抵五經四書出於諸大儒酌
於古通於今而後可以置名科目中而桐鄉自有縣以迄於
今垂八十有五年纔得八人宜矣雖然迹夫八人觀之則考
其文章於譚君以前雖多不存然其人或陟憲臣或躋郡守

蓋惟其聞見周材藝備見於行事以及此則視文章又加難矣則其始豈亦謂科目不易得哉吾意其如拾地芥耳審如是其孰非今之師歟然予嘗困於場屋久而幸一得焉因思難圖易惟欲不愧於先達自我朝上至於隋唐凡擢科目又產邑里者如陸宣公則予每讀其書論其行事求知其人固又不待於刻石以章示之焉者故願桐鄉之士相與勉焉於以師今之所刻矣又及於所不刻友一邑之善士矣又馴至於古人與夫所爲功業者加之意焉則人材之盛其亦將十倍於今日而豈非所以慰夫任侯者耶遂書爲之記

邑令金公生祠碑

茅坤

桐鄉者故野處邑也頃者島夷數萬刼掠吳越內地而其令
金公始塹土爲城完築不數月而明年丙辰夏四月島夷分
五道入其所稱最雄者曰徐海擁數萬人由乍浦焚舟而岸
刼硤石道由皂林以窺湖中河朔將宗禮躡其後賊反兵三
戰而覆之於是提督阮公不得已收帳下散卒入桐鄉城賊
復合兵圍桐鄉城當時海觀桐鄉等几上肉耳吳越人亦危
桐鄉欲旦暮下者予扁舟過督府督府引劍畫地曰賊剽甚
其鋒不可當君獨不聞周亞夫之所以諉梁以困吳楚者乎
桐鄉城小而堅其令多才幹一切楯櫓兵杖火藥薪燭糗糧
之屬於該州縣最具聞其嘗度城隙地遍募邑中富姓者入

填其中提督公爲從中籍而收之可得卒千人列壘而持數
十日永保戍兵至固可遲而破之不然吾以兵嘗之少不利
譬之抱石以自沉耳東南固魚爛矣已而賊盛爲雲樓撞竿
以攻桐鄉城日急于日恐一日以申督府督府持不顧及匝
月桐鄉圍果解圍中人出稱桐鄉令守城城獲以完大畧如
督府所策而督府卒藉之遲永保之兵以破賊嗟乎吳楚之
所以困而毋西與漢爭利者梁爲之捍也海之所以遠巡狼
狽而不得蹙湖脅杭以瞰三吳者桐鄉爲之捍也然而梁竟
以首功論賞而桐鄉令人卒無有言之者及其去也邑人憐
之相與歔歔涕洟爭像而爲祠以祀之請予紀其事予按祭

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公者謂其有功於社稷可也獨桐鄉乎哉予奇督府之所以知公公之所以守桐鄉又竊憐公之所以卒不得如梁故事而疏錄之天子也因以其文刻之於石之左而係之以詩詩曰赫赫維尹綰綬茲邑邑故無城鱗列而室數年以來羽書騷驛在郊獸窟在野烏逸尹也爰諮列城而居筦無一金我何以驅下令邑中分雉而趨富者輦石貧者供芻旬月之間畚鍤相望顧城爾金顧池爾湯徙庾百區皂林之陽廼餼廼糧廼積廼倉謂城無人不可以守爰度隙地并牧其畝富家鉅姓自外來有曰白曰杵且腋且肘繫居無何醜夷突至殲彼大將駭彼輕騎乘勝以逼列壘

而峙虎瞰城中破卵無異於維我尹多筭多籌翊彼中丞擐
甲厲矛二人同心散金若流爰募死士以伐賊謀賊爲飛車
上可棧雲我宵奪之三百維羣賊爲戰樓錯若星屯冶汁灌
之一殪而奔或聞督府徃賊以餌撥鷲之攫獫虎之噬海甘
且啗少奪其氣猶有支黨咆哮以肆樓而撞竿大可十圍疾
擊者三城雷欲隳當是之時幾不可支成婦揚干戰士裂眦
俄有一夫偏袒前呼曰能爲緡挽竿而屠賊旣計窮維魁與
魁始萌悔心釋圍解戈中丞旣出萬姓孔憚父抱子嘻姑持
婦泣且涕且歌云誰之力猗與維尹爲邦柱石始賊之來氣
若怒颺破檻焚牆自比蚩尤蕞爾孤城牽制彼醜曳輪濡尾

不戰而走督府乘之其黨遂攜刳若羊豕截若鯨鯢功成之日獻之天子錫命元戎傳凱萬里猶以我尹藐爾小臣斥堠雖謹矢石匪親薄論其勞書之幕府犒以帑金置之末數邑人憐之潛然涕洟云何以報伏臘而祠剖圭裂符賞不及延廟貌如何億萬斯年

新建文昌祠碑

圖

茅坤

古者學宮祠先聖先師而已已而特祠孔子爲先師後稍稍增入顏曾思孟以下及漢唐宋諸名儒或置或廢大畧竝誦習先師孔子之道者然未聞有文昌祠也按象緯家有文昌六星纏次斗魁前爲天府而梓潼神則稱張姓起西蜀或謂

姚萇之入蜀也神嘗持鐵如意耀靈其間土之人像而祠之
隋唐來遍天下矣於是額之爲文昌祠豈卽文昌之降神而
憑之爲靈者耶閒觀海內外祠獨孔子與佛老等或謂孔子
之教衰而浮屠道士輩始得以禍福箝天下之王公卿大夫
士與州里之衆庶而奔走之然稗官野史所載共驚炫神之
教以忠孝爲本則又未嘗與孔子異也世所祠而崇奉之者
儒生尤盛以神能以文昌爲靈而萬歷己卯高公梅之令桐
邑也旣大修孔子之宮以共諸生俎豆而弦歌之矣邑諭李
公九標又以文昌祠雖國家祀典所不載而其靈則能助孔
子之教以爲功於學宮者於是出橐中俸若干金而像而祀

之於其宮之側其際李君論來請予文碑之於石予特序其

之於其宮之側其僚李君倫來請予文碑之於石予特序其事綴以樂歌三章令習而吹之以間笙籥云其詞曰神之來兮鬱鬱文昌擊鼓其堂元旂孔章璀璨翽翽神之至今翩翩者裳庭燎爲光雲壘象犧挹以酒漿神之陟兮上下四旁景鑠於皇諸士肅將慶澤無疆

桐鄉縣尊經閣記

圖

鍾繼元

天以貞觀不一之道流而爲四時故節序順而歲功成聖人以至當不易之道列而爲六經是故常道明而民志定時有不備則愆伏淒苦而歲功虧經有不正則邪慝竝興而民志惑聖人之作經以承天道以治人情以至一之理詔天下後

世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所向往而凡異端曲學之徒百家衆
技之末舉不得以簧鼓而謬迷之譬之旁蹊曲徑多岐眩亂
立標的而準之也譬之鉛鑛金錫沙礫雜聚具爐冶而范之
也譬之張機樹弓射疏百步正明侯而鵠之也明道淑人垂
世立教聖人之道如此其大公而至正也其列之而爲經者
又如此其直截而簡易也千百世之下此心同此理同則其
所視以爲依據者宜無不同矣何聖遠言湮異說竝作朋邪
翼諛者又從而附會焉使中天之日戾氣曠霾雖無損於貞
明之體而日中之燭火斗沫皆以爲日月也奚哉故天於四
時運行固有常矣然猶恐其不協於度也而璣衡以察之欽

告以承之之數調以理之凡此者皆所以裁成輔相其所不及

時運行固有常矣然猶恐其不協於度也而幾衡以察之欽
若以承之燮調以理之凡此者皆所以裁成輔相其所不及
而終其化育之功也聖人之經猶天也邪說薄蝕於吾道固
無所損而人心聾瞶將貿貿焉則所以嚴其衛而峻其防者
當必有在矣夫六經之道天地古今之奧也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精也其道未嘗不尊而必曰尊之尊之云者蓋明其
道以正其趨乃所以繼聖人之標準模範於不窮者也夫子
作春秋以尊周爲首務故繫王於天蓋凌夷之後四海分裂
於名分之際不得不然世降風移道統絕矣不有以尊之孰
得而宗之是作春秋者使天下之知有君而尊六經者使天
下之知有道也斯道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入此則爲正出

此則爲邪以正則爲聖以邪則爲任由是潔淨精微而陰陽可道矣疏通知遠而政事可紀矣溫柔敦厚而性情可理矣恭儉莊敬廣博易良而和序可達矣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而賞罰可定矣聖人垂世之功非賴此而不墜耶吾邑浮屠梵宇頗耀金碧其於西竺諸天禪說釋偈之語類皆珍襲以永其傳而獨於尊經閣則闕焉非惟吾儒之於異端不容竝立而且不異端及矣惜哉時環山曾侯宰吾邑蒞事幾數月政通人和百廢具舉而於造士作人之要尤加詳焉懼正道之日湮而人莫適從也乃曰正學之不明非吾人之甘於叛道也乃主治者之不能率先以倡導之耳每視學課諸生惟以

崇正學爲本務而於諸子百家少有悖於正道者皆屏置弗論乃議建尊經閣於學宮而兵荒之後帑藏匱乏侯方經營圖度適義士沈瓚捐私貲三百餘金以助役侯卽日命鳩工始於正月旣望至五月上旬而閣落成矣夫侯以正學而倡明於上則凡人之仰承德意於下而趨於下者可知矣瓚以良心而感發興起於下則凡樸槭之士薰陶於正道之教者其感發又可知矣吾邑不其興哉且近日士子亦皆駸駸知所向方若予及某輩亦率以正學自表見於時矣而侯適當其期又適主其事豈道運與氣運相感召而然耶自今伊始道術當益明人心當益正端人碩士彬彬輩出又不啻予輩

已也非吾侯輔翼聖道以淑來學之明效大驗與侯南粵桂林郡人由賢科擢今職在吾邑多異政當道者交以最稱茲不縷紀舉其有補於道統者云閣凡几楹高若干丈去學宮若干武予奉檄南來適觀其盛書此以俟君子之知所尊云

桐鄉縣重修儒學記



萬士和

桐鄉縣學創於宣德庚戌設治之初其後再修而因陋就簡歲深益敝嘉靖癸亥教諭王君國賓蒞任諸生登謁於堂值秋雨潦幾不克成禮王君乃四顧而興嗟越三日廣右會君士彥來令其邑釋菜畢環視曰噫學敝至此哉夫聚邑士於斯將以敬業樂羣而使其情有弗堪非所以教而飭衆也且

治有緩急卽今民力固詘然節縮他費處置有方可勞民而
集事矣乃鳩工庀材自殿廡啓聖祠櫺星門堂齋泮池以至
廨宇庖湍之所頽者作之陋者飾之淤者濬之面嚮之未良
者徙之復肇建尊經閣於堂後闢射圃於學宮之旁葢不數
月而百廢具舉丹雘輝煌足以改觀聽而出教化王君暨訓
導伍君世儒周君國正諸生輩幸其所遭不遠數百里遣蘇
生文虞生臣徵余文以記會令之美且求所以示諸生者余
與王君同師自愧無聞再辭不獲乃爲之記曰夫人以一身
肖天地而爲三者心也先王設教其節目不同然其要則在
使人心各得其正士生於其時其見之甚明其守之甚定自

離經辨志以至強立不返蓋莫不於學焉而得其所以爲心
故庶頑讒說不得參於其間臨之以利害而不驚迫之以死
生而不動其出而用於世至於經邦國而贊化育此心之所
以肖天地而爲大也自先王之教廢而人之學不從事於心
由是依憑假借者竊聖人之道以濟其不能克之私心而學
術大亂嘗試以一二驗之一介不取以爲潔守正不隨以爲
直臨難不避以爲忠此民行之常也然有意焉爲之則入於
名節格套而非本然之真心聖人之道固有取而益廉通而
益直不自經於溝瀆而益忠者矣蓋其煉心之至臨之以利
害而不驚迫之以死生而不動故於取與進退患難之際惟

求不失其正而不必拘拘謏謏蹈世俗之名吾誠有視珠玉如塵土之心而何害於取吾誠有視冠冕如浮雲之心而何害於通吾誠有視死如歸之心而何害於生比如百鍊精金不試烈火其堅自在也今也以見則無真知以守則無定力不素養於平時而欲竊取以一旦乃曰是廉也是直也是忠也拘拘謏謏者也落於名節者也非真心也遂於民之常行盡取而破壞之曰此聖人之道也不知其微遇得失目炫耳亂謂臨利害迫死生而不驚不動者安在哉然且肆爲游言以蓋其假之借之之實此其害道最甚莊子所謂併與仁義而竊之且假夫禽貪者器其言要不爲過矣亦何望其出而

爲天下用以稱名世之才乎會君王君方將與諸生朝夕琢磨誦法孔子當茲黌舍鼎新之日講求正學倘可以余說贊助其間庶幾各得其心之所在以不失先王立教之意異時堯舜君民爲昭代碩大光明之賢此會君崇重學校之意也夫豈徒爲觀美而已哉



重建澤岡廟并益祠田記

沈雲

桐之北十里爲運河循河而下有大川貫南北曰永新溪溪北流三里許是爲澤岡廟其地左濱溪前次大澤二水合而爲匯折而復東風氣實萃世傳趙宋建炎間夏秋三月不雨溪流將絕環溪而居者焚香籲天精誠上達者民王公忽夢

一神人語之曰吾雨師也能構廟祠吾勿以旱爲憂公神之
明且以語人人或未之信越三日果大雨竟日溪流復通人
物賴以全衆咸信服王公謂之曰茲神之力神信於我而我
欺之違天弗祥宜共立廟以顯其靈遂相與擇地構室前爲
門後爲堂堂之中爲神像東西爲二廂廂外爲道士室各若
千間左右樹以松梓跨以橋梁通古道以便行者其廟名因
地曰澤岡蓋兼水道盤若地形突如二義自是民間疫癘旱
蝗之災與水火不測之變必禱之其南北左右數十里遂奉
爲合境土地神祠元末兵大亂居民多離窳失所廟亦弗祀
傾圮迨我國朝混一區宇民還就業承平旣久至成化中里

人王景良等謀復度材鳩工修剏如故名道士黃景昭居之
是後代襲奉供香燭弗絕惟春秋祈報沿曠弗舉月溪王公
以齒德蒙國恩爲鄉人最且家甚邇於廟居常出入惟以神
之乏祀爲闕典今年春日舉廟後田三畝六分爲之祭禮費
俾道士世職行之語之曰神瀆則諂褻則慢諂固非義褻亦
非禮吾爲爾舉非以徼福懼慢爾失禮於神亦職惟戾戒之
其田曰廟田其廟卽若口口之地春祈秋報有弊則修庶幾
永永是傳以稱鄉人崇奉之意由是遠近翕然罔不義公此
舉口欽仰之其弟瀾輩及從姪椿等謂是事無記異世或湮
沒莫攷乃相率乞記於予予與月溪同里聞之亦服其度

烏乎辭惟廟之筮建其事可怪及驗以軒轅夢風力商宗夢
傳說二事則知人之精神固有與天地陰陽相流通者故周
官亦有掌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蓋有誠則有神心誠
則神靈理固然矣月溪字宗滿世譜出自肇廟後率謂其始
之則祖成之則孫云是爲記

桐鄉修城記



江以同

夫事有曠世相感者恨時不同而惟歌其德之不可及也已
故戀德期於親炙竝時擬於相遭也予以天官選領簿浙江
之桐鄉縣時龍飛改元五月也適右轄劉公唐巖翁函表人
賀同於屬下末吏嘗謁公行臺辱垂念通家旣惠以顏色又

迪以官箴復語及作郡嘉興縣之有城乃公所創也予時唯
唯及抵縣閱其崇墉峻岨嬰帶天壁壯哉翁之功德於此藐
不可及矣每出入於斯輒俯躬欽其雄鎮也及拜生祠復知
前大令金芝川翁極有功於桐鄉民去思不已致爲像祀之
且功莫大於建城事繁而不可省民費而不得已者向非二
公同心其能措斯民於久安遭倭戕而徑拒用免於湯火哉
斯時之感必不徒然翁昔被謫起令貴溪政肅風清會不數
月飄然徑去而說尹在口民不忍忘今因而復起列於內卿
同夙被龍光叨庇金城側竚二公尋登廊廟勒勳鼎彝實所
優爲其覲德醉心遭時之盛幸孰大焉緣裁詩紀德業之不

替同斯城之不磨也其後之取法俟諸世世豈啻興感已哉
穹碑列續巋然在隅本不暇蕪蔓之贅疣也第景仰之私無
所用致謹錄鄙辭鐫諸貞珉嵌置城壁竊附同慶不暇圖擇
辭曰四海提封內天朝長撫之萬國錯碁置小大羅網維設
險共爲虞金湯飭郊圻帝念民星散居之屬有司事變乃無
常周防先所宜惟時同氛侵着處競張旗斯民致流冗倉惶
靡所支不有城爲保士庶紛流離攄域能制勝堅壁實爲堤
民駭免蕩析寇來藉安棲同心摧鋒鏑衝突勢自披保障遍
方隅紀綱自我持封域界相侵斯實民之依或陶甕爲堅或
壘石壯基風塵時竊發案堵如山溪茲城建有因失早若得

時頃遭倭虜變嗟咄壘爲歌無警向因循亟建功最奇動魄
駭倭毒黎庶走且啼府王遄籌畫縣宰無停羈板築躬率作
突地擁丹梯岌業羅壯觀百雉雄睥睨旗亭重門禁鋒櫓肅
威儀劇賊空悵望肆暴安能施是役最宜民奕世以安貽有
初遭艱難克終慎勿迷避侵德爲最保固慎先幾束馬縣車
守安常輯鼓鼙不脩莒先貶繕緩仍垂譏先訓旨燦然識早
戒辨遲勳業起今古金石豈磷緇緇緇儉德時修舉鞏固萬年期

張節婦詩序

王世貞

故茂才馮公之以張太夫人訣也實手之曰而殉我身乎乃
殉我心微而孰與代吾之爲子若父也蓋馮公訣而太夫人

隕越不欲全也既而曰有成言矣爲死者死則可爲生者生則可吾不忍於馮氏之生者也於是馮公之父母老矣有一子今大夫孜僅三齡而其一子敏在腹太夫人出而哭於堂曰從公乎微未亡人孰與代而子也入而哭於室曰從公乎微未亡人孰與代而父也甫輟哭蓋日夜拮据治生而盡斥其生之餘以奉公父母卽斥奉父母之餘以資大夫及所謂遺腹者咸就外傳業文事彬彬有成矣馮公之父歿其母朱獨存老而甘太夫人之養忘乎孤且獨也大夫之兄弟幼而共義方之訓忘乎孤也蓋馮公訣而太夫人之首不識不珥體不識縷帛三十年如一日也今上隆慶之二年大夫成進

士矣而會有詔旌天下之婦而節烈者大夫上書闕下言狀
有司覆覈無異上曰俞旌其門節婦如故事大夫繇進士得
吾蘇之太倉比二千石太夫人不以子貴而用節婦稱來就
養業已六秩大夫謀所以觴太夫人者進之太夫人却不御
曰家不幸而使我有此名卽吾觴如若父何固進之乃請以
觴公母曰所不卽下從公者以姑在姑幸健善七箸是姑授
我年也始一醕卽以醕大夫曰所不卽下從公者以若兄弟
在幸而有成立輝赫其家聲而大之是若授我年也雖然若
何以報我則又曰母以我爲也天子過采若言而以旌我我
何以報若也精白一心而事之母使若愧於爲我子卿子民

若赤子也爲我所以撫若者而撫之母使我憾於爲若母於
我足矣大夫再拜曰謹受教於是州之薦紳士沐大夫澤而
高太夫人者合詩以頌屬世貞序其事

大司馬胡公平倭全績記

方懋

國家承平日久沿海郡衛備倭之防寢弛吳浙沃壤嬉飽畊
鑿氓庶老且死罔識金革自嘉靖壬子癸丑等禩我人汪直
沒海售貨賈厚利勾連諸南島彙次海洋中脅通番人遂成
巨逆猶未登岸其黨羽徐海挾薩摩王弟辛五郎併兩廣賊
首陳東擁倭衆數萬登岸焚舟示無返志分枝而掠一巢窟
吳淞柘林一犯維揚定海關慈溪餘姚諸邑至是聖明憂軫

東南寵命重臣守禦禮隆推轂先時總督以弗靖見奪公方
爲監察御史睹時事遑急輒慷慨流涕曰一星弗撲延灼東江
禍曷有已適巡歷嘉興因賊出柘林巢燹剝嘉善迤邐逼郡
城公倉卒擐甲上馬出北門計投藥酒於石塘鳩其梟首督
戰於鶯湖王江涇大著威望超擢爲巡撫尋加總督統各路
軍馬許便宜調度民始有所恃倭氣稍下但酋夥分布調兵
未集遽難蕩平汪直聲言先以徐海兵奔突肆出困全吳兩
浙之間由此登岸而金陵可窺丙辰夏酋海與鷺酋葉麻部
萬倭攻乍浦城弗克移攻桐鄉故提學山峯阮公新代巡撫
恐乍浦有失不暇計其兵之多寡自省會趨躡其後道出崇

德達皂林會叅將宗禮兵迎敵徐海阮公由間道入保桐鄉
宗禮帶河朔強弓八百銳鬪擊殺數百倭矢窮力盡與裨將
霍宗道等俱受害海果匝圍桐鄉數十餘日桐鄉東連吳會
西接江藩使破而巢是貽嘉郡肘腋之患而塞省會之咽喉
也阮公被圍久憤不應援頗出怨言公抱老成長慮登北關
敵臺且守且籌曰舊兵罷去新兵繼至使不量彼已罔戰以
挑禍桐鄉一失其如東海何於是設奇用間啗海以利始解
去而桐鄉數萬民命得以保全海亦爲銳石所傷悒悒自阻
公乘機日夜遣諜諭海及時効順海憚公之威而德公之諭
頗知悔不敢突省會復由乍浦道出平湖求棲沈氏庄以苟

存公用間陰攜其黨始縛葉麻再縛陳東黨羽剪而海勢孤
過進大兵縱火攻擊一時殄滅寢食貼然汪直雄據海上恃
徐海爲之援海擄金帛銀糧以購直直復賫所餘購日本暹
羅轉相連結海洋彘船縱橫出沒烽無寧時公曰海幸殲矣
直獨不可以計誘乎爰擇彼親故赴洋說直開其自新且保
富貴直聞海去勢孤又見大兵四集無路可脫計乘此內附
或可幸生頓棄彘舟繫頸乞降兵不血刃直廼就獲公爲請
命於朝朝議以直罪逆深重遂加顯戮於是羣鯢視魄海波
晏然晉太子太保兵部尙書閩直撫捺悉奉節制古今文臣
多談笑太平而烽警介冑非儒事也至諉世難於不顧公居

巡按時卽搃芟彘大難之志務圖廓清海甸及顓兵柄益壯
籌畧野屯路宿冒矢衝石前後百戰安全兩浙保障江淮遠
綏入閩真將相才也然其蕩平張本在解桐鄉圍不用間則
海黨不潰不用餌則海心不輸公之餌海若餌魚然垂綸於
桐鄉登釣於平湖釜口於沈氏庄揚鬻之態奄忽仆蹶海與
直爲唇齒未有海亾而直存餌海固所以餌直也直爲吞舟
之鯨向傲海島未幾而胥受斃於釣謂非桐鄉餘餌之所及
哉此解圍之功神武藏於不殺利澤普於不言爲百世所當
繹思者桐鄉肖而像之祠而祀之夫豈有艾公績溪人中嘉
靖戊戌進士貌豐偉軀長八尺殺樂清流賊於龕山取賊心

甘願置桌前每啖血一觥貌益勁胆益烈威益振文武全能
傾望朝野不數年而秩晉太保尙書威行海外易曰晉康侯
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公其安國之侯固宜多受大賜而顯
被親禮也與

宗都督碑記

張廷志

古忠臣孝子所重者一死耳惟重者故能輕之當其時忠義
所激視死如歸至功及萬姓名垂千古而英靈永永則一死
之所關甚重茲於宗將軍益徵矣將軍諱禮天授奇勇嫻韜
畧善騎射迺河朔驍將非官守於浙者也嘉靖丙辰倭寇入
犯連艦駢帆蔽海而來分銳趨浙所至蹂躪時中丞阮公鶚

與將軍有素因其挾糗入閩道經浙甸遂令他員代事而留
爲部署阮公稜節巡西下構李將軍與副將霍賁道侯槐何
衡實爲後勁倭雄徐海帥兵亟追阮公公入桐鄉城將軍奮
勇而前禦寇於皂林市之三里橋桐邑之襟喉也時將軍精
銳悉屯唐栖卒未集合將軍以單騎格賊且戰且東一勝於
崇德再勝於石門三戰至此未得一殮枵腹血戰衝突往來
於數千輩雕面少年之中如入無人之境斬首闖河河水爲
之不流狡賊欲扼之而憚其威弗敢近乃退伺其隙登龍翔
寺之鴟吻望將軍止踣踣殘師賊復猖恣搖羽扇以嘯集合
圍四擊將軍猶砍桑木壘橋西塊以當櫓楫賊入河夾橋分

射箭發如雨馬若披蓑將軍神色不變格鬪如故賊發雷石中馬左足將軍一躍而墜失所執持以徒步空拳與賊死戰攫賊刃復斬數人賊乃遠拓其圍飛亂石擊將軍而笑詈之將軍憤極見勢已莫支踴躍大呼髮指眦裂挾二賊投於橋下遂自刎越月餘寇退始覓將軍睂目如生歷戰而體無鏃痕將軍真英烈哉當時出一旅援之必致席卷燹氛惜乎其輕陷之也蓋大司馬胡公宗憲總督四省方誘汪直議和復聲言戰爭阮公困守桐鄉以不援默咎胡公不亦冤乎宗以客將幾同介推之弗叙而奇功難掩卒得題請史載遊擊宗禮帥兵九百禦倭於皂林之三里橋三覆賊兵斬首四百

餘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贈禮都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
卽其事也夫桐鄉被圍四十日而得以固壘阮中丞之從容
入城而士民之梯城而生者甚衆胡總憲之得以檄兵海上
而諸將士鼓勇作氣以勦滅狡賊者皆繇將軍牽制而先遏
其銳耳今日桐之蒼赤詎非將軍所遺哉祭法有云能捍大
患則祀之將軍廟食茲土而家戶戶祝亦不負將軍一死矣
迄今淒黯之夕里中士庶猶見風車雲馬霓旌霜戟飄忽隱
現於長林野水之間此其忠魂猶擁庇我桐也乃巫覡託之
以惑愚民凡有疫厲輒曰宗實爲祟豈庇此者而反爲厲於
此耶廟貌塵生諸生父老倡義修葺余紀此以慰將軍之靈

解愚民之惑有敢崇者將軍當以桃弧百萬射却之

重修儒學碑記

馮孜

今上卽位之二十有一年海虞陸侯來令桐鄉期而治行四
達一日之學見堂廟傾圮黌舍薰蕪輒喟焉咨曰士者民之
表也學者治之原也學敝而弗修其何以作士乃捐俸倡施
鳩工飭材自廟堂亭閣至署舍祠廡若階陛門牆次第規葺
之居無何諸廢畢舉無弗煥焉新者於是陞任博士蔣君本
盛今任博士韓君士元偕同案金君殿鄭君棫率諸弟子顧
生杰等乞余言以記余謝之曰余何言夫侯業已爲倡而諸
學士修之矣而諸學士盍亦知所自修已乎且侯之所修者

學之所也而諸士之所自修者乃其所以學者也游於學之
所而曾弗修其所以學不有負於侯之修學意耶國家稽古
定制薄海郡邑建學立師歲掄四民之秀者數十人入爲弟
子員而拔其尤者一以貢諸廷歷三載則大比諸郡邑士而
各舉其尤之最者登進之天府而皇上躬試之以布列乎朝
野凡發之爲文章顯之爲節烈胥於學焉是基則學也者迺
所學爲節烈文章而特居業於其所日游息藏修於德行道
藝之中是則諸學士之所自修而實侯之所爲修學意也侯
名枝其修學也經始於癸巳三月十日落成於甲午二月三

日

重修桐鄉縣廳事記

高梅

桐鄉縣治去郡西五十里宣德中恭襄周公忱撫治江南疏請於縣剖崇德東封闢剡是邑迄今一百四十年餘矣予承簡命叨令邑事仲青自晉藩總轡南來入其境室廬相望砧杵聲聞入其城樓臺掩映交錯如繡此固東南雄縣也及登其堂顧瞻左右樑崩桷摧星河交射風雨不蔽有古茅茨之風旣而詢父老以興革咸稽首道吾邑一百七十八里戶口四萬七千有奇等古子男國堂宇久傾而弗理豈所以稱發政臨民之地哉懇侯新之謂其值奚在請輸於官帑藏告虛歲供不辦予弗敢也請輸於民饑饉洊至民罔寧居予弗君

也仍舊貫如之何閱數月民有尙義者莊儒願捐已貲照新
公宇予深竒其事更恐有所售也拒之異日請益力且云鳩
工聚材百資具備士民咸道出自誠悃無他腸爲之請於司
府而報允焉擇於九月重陽日肇工至十月初旬告成堂宇
巍峩顧月臺褊窄儀門狹隘且東有贊政一廳西有儀仗軍
器二庫俱傾頽漏浥予令匠作卽以廳之舊料補葺之諸所
不敷量爲措處上不費乎官帑下不勞乎民力不閱月而堂
其新矣客有言者曰翬飛鱗次巍哉斯堂向南而治萬民之
瞻上爲出治者賀予曰否又有言者曰規制亢爽內外有嚴
遐邇聳觀山河增壯下爲聽治者賀予曰否又有執爵而前

曰舊有新政鼓民以義丹堊鮮好賀侯高明予曰噍哉道宗
鄒魯教守庭闈動皆成矩奚政之新咸進相揖曰是舉也其
無可賀耶予曰吾所賀者異於是念此堂鼎建之始棟宇輝
煌寒暑侵剝遂爾傾圮斤鋸一施輪奐如故矧民心有靈宇
萬古常新惟私以戕之習以垢之斯誠者僞讓者競仁者忍
厚者薄日立於巖牆之下而莫之挽一旦翻然改悟自可復
故宇而就康莊合桐民之覩斯堂也寧不暢然反諸心乎丕
振頽風與堂俱始草其僞也新之以誠草其競也新之以讓
草其忍與薄也新之以仁與厚士安於學農安於野工安於
肆商安於市無衆寡無老幼縱重門洞闢定不涉公階身不

按輿阜雍雍然共升於禮義之場則四境維新不與此堂共
麗耶斯時也堂有刑罰亦虛具耳堂有案牘亦虛陳耳庭張
其羅砌封其苔予且彈琴而治與二三僚友傾耳以聽絃歌
之聲斯堂其爲福堂矣淨几焚香臨風把酒因爲桐民賀因
爲宗社賀抑爲吾修之蒞是堂者賀諸君子以爲何如舉應
曰唯唯特書於堂之西隅以紀歲月且以倡後之人好義而
興起者

邑令蔡公去思碑記

李樂

漳浦調吾蔡公諱時鼎字和甫以萬歷甲戌進士出令我桐
三年瓌操茂政名滿全浙當途薦剡交章公車距考最僅旬

日而尊公環翁以疾卒於衛舍調吾公徒跣扶襯出邑門哀毀欲絕邑人傷公以憂去而尤自傷其失公也老弱婦女莫不悲號追送之哭聲殆震數里嗟乎卽是可以觀公矣公旣去民思不置將勒石識不朽焉僉謂不佞李子宜次其事李子曰去思之繫於官常也其義重矣爲民父母者不得其職而以去思于其民其失也誣已爲子民者不果被其父母之澤而徒以去思托之言也其罪也誣人蓋自淳樸旣漓諛佞風熾卽予耳目所逮其不蹈二者之爲幾何人哉故名可以傾大吏之耳而不能服匹婦之心力可以制大豪之吭而不能箝里居巷聚之口在在而晒之亦在在而躬冒之無足恠

已調吾公茂年宰邑專精殫思三載之中嗽泉嚙蘗食無兼
味寒無重裘出無華御夙興夜寐形神不勞奸書猾吏思言
利以媮上者弗敢仰視其所承上而臨下無衆寡大小無造
次暇豫悉以敬慎將之而邑無不理之事亦無失所之民矣
而公之心退然常若弗勝其任者故當途評公者有曰責公
以簿書揮霍公才無以甚異於人也責公以奉法循理則沒
而有味質而不俚廉而不矯察而不苛剛不茹柔不吐公豈
人之所易及者哉嗟乎斯言可以槩公之治行未足以盡公
也先是公初至桐鄉郡伯某者良二千石也於公相得未深
動見抵牾當其時使公主角少露不免爲白璧之瑕矣乃能

開誠委曲終以相歡相濟而彼此無纖芥之隙非識量宏遠
詎至此乎公去桐邑人亟欲識去思不佞曰未也公歷元城
拜侍御巡淮揚先後凡八年所矣邑人思愈切趨不佞序之
不佞曰未也公聞其事走書不佞力言其治邑無補不足以
當去思狀蓋公虛懷撫字不自知其澤在吾邑豈若近世心
誠好名而姑爲退讓以欺人者哉公之過人誠遠矣又二年
公以直諫忤旨謫邊關下吏邑人思愈切詰不佞曰子老矣
秉筆今其時矣故不佞感其言而序之嗟乎吏於人上者而
皆侯其人焉則斯人斯石稱兩不朽其失必不爲誣已不佞
之言於公何足爲重亦何足以揚公之盛美而據實陳詞或

可逭於誣人之罪焉此則不佞之深幸者也

重修儒學記

李樂

皇上踐祚三載首臨太學釋奠先師環雍而覩者蓋幾千人
焉於時內江高侯梅司職行人廬陵李君九標典績廷尉咸
以京秩親覲耿光臣樂備員禮科獲襄厥事事竣相與仰嘆
皇上崇儒重道厚彝倫獎茂才以風天下者至矣異日有官
師之守何以奉行德意哉居無何高侯轉擢桐邑令李君尋
補其邑學博侯以儒術飭吏治推本皇上育才厚倫之意三
載政成會學宮儀門圯文廟敝櫺星兩廡俱毀先聖先賢諸
木主狹小弗稱名宦鄉賢祠左右失序侯乃捐資鳩工圯者

奠敝者葺毀者新弗稱者宏其制失序者正其位宮牆旣闢
師道益尊殿宇崇嚴對越有赫入廟者敬心生升堂者怠心
息皇上崇儒重道之美大被羣邑是役也李君九標協經厥
始松陵李君倫贊厥中金君偕觀厥成焉樂自臨雍之會越
兩載而飭戎閩南又兩載而分政江右雖職列承宣愧未能
奉行德意也值侍養家居而工適成李君偕學博諸君以余
疇昔是志也乞余記歲月余惟聖王廣建學校所以明人倫
而毓人才其機在長民者振作之耳邑自宣德庚戌侯生用
和開治建學庚辰張侯泰修之成化辛卯孟侯俊新其大成
殿嘉靖戊戌朱侯尙質修之萬歷丁丑蔡侯時鼎新其明倫

堂越四載辛巳高侯乃大修之夫學校之興替人才之盛衰
係焉國朝自徐鮑貝程在未建學時薦辟稱賢厥後學建而
舉於朝者景泰辛未得一人成化乙未得一人嘉靖癸丑壬
戌得三人隆慶戊辰得一人舉於省者自建學迄今得二十
人紀人才卽今日之盛尙未足以當嘉郡七序之下陳然斯
學建而教化日彰風俗日厚孝義貞節者代不乏書士大夫
由斯學而出者或外二千石內列卿佐雖不甚通顯立朝以
廉幹稱居鄉以仁讓著其隱德行誼者往往有古長者之風
也以叙人倫卽百五十餘年新造之邑視七序反不多讓焉
况今聖化累洽長令多賢士未仕而抱素絲之操女未行而

守柏舟之貞巷絃歌而戶詩書人才繼出彬彬焉將起而與天下爭衡斯學之修有益於斯邑也甚大異日居官師者覩此將以樂育人才爲任去而列於名宦也肄學者睹此將以表率人倫自勵沒而祀於鄉賢也俾萬世永賴聖天子之德而賢侯修建之功不衰樂不敏私淑鄉先生之風遠遠焉懼玷於斯學因記以自勗焉

菩提菴碑記

吳用光

桐鄉西指去一由旬有菩提菴者菴蹠於阜山名如菴枯崖雖借額而有聞禪室因門山而難壞創從唐代劫毀胡元洎國家啓運之初適大法更興之會續燈還照在洪武之十有

七年舊老會言見大雄之三十二相詎期夢豬觚突石貌不
吼刈上方之寶樹冒中散之竹林至普門片雲寄光別剎美
音幾夜泣雨空山時嘉靖之庚子而菩提之再厄者也不知
惡果易熟靈根再抽鬼旣矚其高門業幸歸於陋巷而學道
顏君自以信徹人天勇還佛地遂捐畝二十度適當於四肘
一弓更送資百鏹工最先於方丈十笏君固能以心導人亦
自此景從有若光祿君學易太學君學文新安胡君應科程
君廷藩等交相讚唱似有前因各啓篋笥了無愛吝良由智
河北邱以法華證入解已幾乎天台止觀爲宗行足參乎南
嶽半偈開域中之牖一笑知天上之宮故能適口口口口復

宏道如此乃於甲辰九月引繩鳩工堂階三重齋舍旁翼理
幢更起斷礎仍聯舊風動今日之幡昔月印清池之水岫松
巖竹載賡梵唄之音嵐氣爐煙更結兜羅之界苔鳩摩之草
卽是祇洹歷魁父之邱便成檀持當工徒經始忽毘沙之見
形卽晉室建元空中彈指并州無量日下神光未足方者而
此菴大士客供普慈多著靈異比聞重構示夢邇歸金容若
爲色喜喜見前之直心慈眷似有所悲悲昔人之著我今曩
興墜不踰六十四載前後護念卽此千二百人况以土木成
伽藍必因心量爲延促欲遵字訓難檢遺文顏口有歸心象
教之篇魯公止乞書放生之表心不退轉法自楞嚴矣

同部錄系需字致職題古記

莫且勿集

桐鄉縣儒學教職題名記

夫士君子之仕事道也大者行之其次明之而明之莫如師
儒之官橫經南面不煩以民務有司日以其職奔走馳騫於
簿書徵令之間獨師儒無有直與青衿之士揚權古今陳述
道義潛大業於咕嗶中振飭豪雋鼓舞才賢以待翼爲明聽
之用今羽儀中朝而共爲帝臣者皆士之選也孰非庠序也
出夫治道人才而已宰衛擇天下士論定而官分布中外相
與經綸屏翰而預養先培以需擇者其任在師儒之官譬猶
取材鄧林之藪采璧荆山之藏其棟隆有具而鎮耀不乏夫
固蓄之有素也庠序者人材之藪藏也天下非人材不理宰

衡錄其成師儒端其始師儒之職雖卑而課勛程績與宰衡等埒國初史館缺則以郡邑博士補之論者謂之外翰其重若此桐鄉故無邑有邑自宣德年始而儒學與之竝建是時邑草創士靡所與起蓋聞無聞人焉頃年以來士知嚮學振藻藝林而蜚聲宦績者無慮輩出彬彬乎聲名文物雲蒸霞蔚殆爭衡名都矣予承乏茲土頗隆文學士願相與作新而博士陳君延鄧君敦李君詩皆吳楚名流雅意行古之道以身率士斯亦諸士希闊之邁也李君謀曰教職雖卑然不在冗散之列桐有學百數十年署斯職者其閒豈無俊偉人物而名氏不傳聲績泯泯何以勸嗣來昭往鑒也茲典之缺予

實憫焉乃得志所載者若干人近歲可覩記者若干人於是乎礱石而登識焉書年紀世數也書名書爵示信也書邑里詳其所自出以俟稽也起家必書錄其實而不隱也已遷而爵位猶書究其所履歷而不敢遺也庶幾哉名可藉以不朽矣而覽斯碑者指而數之曰某也賢將亟羨遐法有餘榮焉某也不賢將摘疵翳有餘辱焉雖更百餘年如在旦夕豐石嶄然無所竄避繼此而居其職者將益堅其向義之心而莫肯自措其不肖爭自砥礪濯磨以貞教於斯土俾諸士永有觀法焉則李君此舉其所興起裨益豈微也哉夫人情爭務近而忽遠幾幸目前相矜以無過而名實之臧否漫無所顧

思李君獨留意於斯舉其有所感也夫其有所傲也夫屬予
為記因次其語如此云

重建聚奎樓碑

館

沈思充

國家以制科徵宇內士所在遴俊異而造之為時鴻都分膠
序若深淵茂林以為儲胥今二氏者之設津梯會畛域也猶
志錫志鶴爭為宅真故賴壁憑靈精廬建秀襟帶交奇時賢
翁應所從來遼遠矣桐溪故析語兒之鄉去邑治北迺學宮
啓焉自東南斗折而來橋門鎖波石表雙拔明堂曠開自西
北引皂林諸溪合而上注之元曲抱穿郭為右臂水脈遶而
左蓄面為一湖以澄碧漾藻而列雉層臺原護偏聳又與惠

雲雄利相望而卓於乾坤之隅或曰此宋徐氏之遺第也重
珪疊組徵往埃來猶能比肩而出於宣德析邑之後勝可知
已廼治青烏之說者又以吳垣屬太乙司文章典籍之地龍
旣蜿蜒而入法得以樓鎮之故舊翊聚奎抗首插峯突兀角
奮而上人文益用迅發靖慶以還賓興項背相屬無不抵掌
挾策矯羽翰而進與巖邑等亾何樓圯夷爲棄壤櫺星野立
顧瞻如闕人或慮文且陷或謂無所係乎文久之無復顧念
旣而三舍元經囊處不脫鄉書不報幾於十稔以余所聽睹
人席其珍煜煜煌煌要以輔輓名山噴薄赤水鬪龍之藏潤
石之英涌露而起詎不都哉至休媿矣而率以趨趨天府坐

擁國寶余所不解將亾其文之通塞陰實有縮轂相方拱曜業不得遂茫昧其說以終墮鼎構真無所事事則稍稍有議者欲復爲樓故址而師儒百費勢不能以煩有司委輸之途直廩廩惟守義田供他額辦泮水竭涸仰屋退矣奕山韓先生獨睠焉興咨廢箸而謀於東西齋廣文廣文曰然是吾曹者事也請於陸侯曰然願卒成事遂各不愛升斗先諸生之入以日月之良糾工集需班巧執繩郢裁命斲恢故益新其高五之其廣三之始役於二月訖於五月而就穹簷飛睨臥青攢空丹虹傍亘赫於舊觀而地彌益以勝於後時見五霞漏錦如網楹桶長庚對燦奎直竝麗蓋奎之象經天于西西

實主秋籍仲春則日纏其宿照騰景鑠總之輝合于太乙而
凝精于士之魁然雄者於是韓先生振袂而登徵運昌明遡
勞事始首肅爵於陸侯以爲旣得兩廣文而并力猶得陸侯
而定命孔邇作人夫非博士弟子之一良邁歟顧何以紀其
盛則走屬余不佞不佞亦曰咕嗶而揣摩人也元貞哀祉尋
龍剪水以翼人代於宋乾德之盛而爭吉秀於一錫一鶴之
界斯俯仰之或然而亦人間世之宜必然而不得辭也余不
佞輒同諸士樂成則輒與韓先生共多陸侯兩廣文之績陸
侯治最東南且旦暮近樞斗而兩廣文儀於齋榻已洽亦且
不次陟例得託於貞石以永存芝宇金廣文諱殿號後林金

陵人鄭廣文諱棊號例泉臨安人韓先生則近在雲間諱士元奕山其別號也同以貢士來桐而韓先生初訓縉序甚有聲至爲碑去後溫文廓落不染不苛遺榮絕口桃李空庭士不復知有一脯方筐之入以與兩廣文相恬守爲苦清則今日之於桐猶昔日之於縉無兩操而功造桐士尤偉桐之思當與是奎樓俱不毀因紀樓之日月而系之以頌頌曰孰是瑞里而闢黌舍曰鄉梧桐孰肇星圖以叶四維曰維吳宮石梁龍臥豫章成棟樓乎隆隆曷以名之乃仍鴻號聚奎如虹礮石疏圃圖拓於舊鼎新則雄入憲洞啓窺雲宿斗繚青紆紅珠連繩繩炯射逢掖吐氣其中西槎捫彩南宮貫月北闕

搏風亦靈亦傑冥冥幽贊人實天通有展其籌有割其帑有
相其功昌黎之裔柄此文紀錫祉攸同載神爾績載勒爾頌
爰表無窮

重修分水墩碑記

夏 燾

鎮北有水墩者今上初年前羅侯所築也羅侯始奉命守鎮
相度陰陽因於水口築墩以障去流固風氣其功在鎮至宏
遠侯去歲久墩漸潰圯前郡守陳公會以捐俸議葺不果就
茲全侯蒞治之二年顧瞻四境睠焉興懷謂此實守土責奈
何令前業竟湮乎命父老亟新之且念羅侯當翔之始墩臺
雖築外第捍之以木木久易朽非百世功復以石易之於是

壘基壯固亭臺屹然稱金城矣余聞之長老宋盛時水口實有羅星誌稱羅侯未建築時舊址隱隱睹水中足驗逮後兵燹洊遭自勝國入明以來地方屢爲戰場邑里困之消耗則知是墩關係一方風氣非小此羅侯建墩造福於民之德意然使後之人修葺不繼無論羅侯之業終歸泯滅其若地方何乃今全侯發帑鼎新且也圍以重石慮遠工堅所費取之勸助十四出之廩俸十六工始於乙卯之春王落成於是年之冬孟侯名廷訓江西金谿人前羅侯名斗貴州普安人前郡守陳公名幼學直隸無錫人皆有功於墩者并附書以誌甘棠

儒學記

呂希周

桐鄉縣儒學圯弟子員無專業所卽業亦罔羣罔摩機運弗
昌以故士多困阨讀書明理道自淑而止耳策名樹勳爲憲
當世身繫社稷重輕當世大夫士望而哀焉者實鮮茲固士
之所遭夫亦作人者寡鼓舞之機焉耳余總角時嘗偕桐人
士集業督學府上下其議奇而偉者不下十數人及於今往
往不中第以老今制不由第終不得殫其道於世豈桐人士
不可殫道於世歟將機運厄之比余第經桐鄉謁夫子之
廟而展禮焉迺蒿藜交交豕羊儻儻堂欹而頽舍蝕而摧籓
庖之屬傾側離披雖廟貌僅存亦缺榮委級矣始喟然而嘆

曰嗟乎何至是哉蓋機塞者運厄弗昌者弗興其勢然也問其由曰縣官讐勞曰悞費又曰讐之者以爲利三說膠膠而學弗繕弗完矣夫學以養士士以翼世世以士平士以學成是故古之人譽髦斯士必學焉先羣而居之觀而摩之而又區而規之而程之從而殿最之夫惟殿最行而志專志專而業精業精而道凝道凝而奮庸其斯爲體用之學學且弗爲之所士奚焉賴夫士弗士世弗世矣自創學以來未之能改也於戲悲夫縣官非自士奚以士人非命世又奚裨於世桐之學無惑乎繕完弗時也雖然機譬則射也殼而審固省括而後釋罔不中於度運猶水也平坎則盈盈則流浩浩然下

也其誰能坎之桐人士持滿而旣溢矣中度哉出坎哉於是
有潘溪侯令桐鄉侯至縣首禮學閔然曰學宜爾爾也士宜
爾爾也咎在縣官我實倡之於是學博士錢子陳子偕弟子
員相顧而喜勃勃有生色廼相率而進曰是學也圯也故矣
興在茲哉侯曰諾夫讐勞者已勞之惟費者已費之誓以爲
利者已利之夫苟皆已也其誰能與我能皆不自已其誰以
爲已且聞之鄉校毀僑麇裘誚孔民之不可慮始也道謀之
不潰於成也廼毅然鳩材庀功易新撤腐財靡帑捐役匪農
妨凡閱月而迄工自廊而堂而舍而餼庖祀而愚聖而丹而
垣而隅罔不秩秩逮閣以尊經舊所未備亦鼎鼎立矣於是

桐學弟子員咸樂有所又相顧而勵曰侯興學矣士自今不
患不奮而患道弗凝業弗精志弗專其有不興於學者非夫
也矧名以爲士侯聞曰士殆知趨已也拔其俊良相羣而摩
焉異區而規焉日程其能月行幾最焉士果彬彬然起矣學
博士乃諭諸弟子員曰桐學故殘而今奐桐之士故墜而今
起今桐固故桐也而恢恢異觀匪侯疇有今日耶廼僉謀伐
石樹碑以誌弗諉托不朽於呂子曰古稱樹德務滋侯滋於
桐哉詩曰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倣學博士弟子員咸則倣
矣夫則倣斯貽貽斯永滋斯碩碩斯彰永所以攷政彰所以
考士弗永政龐弗彰士耻爾侯弗龐爾士弗耻斯永斯彰桐

之學耿耿有不光今侯在桐廩槩斧冰仁惠而德凝滋於桐者不啻若學所志嘉乃康績大書者未艾余知足以徵永矣德彰惟彰不耻入耻士也覆之哉於是學博士弟子員輯言於貞石以昭來者侯朱氏名尙質河間人

赤米記

張履祥

吾邑四平無山陵川澤之間土滋田沃宜黃白稻民間所植秫一而粳十其大較也然每獲輒有赤米雜於其間雖歲去之來年復如故越境卽否竊嘗疑之以問農叟叟歎曰此須公遺愛也予曰如何曰萬歷戊申夏五月大水田疇淹且盡民以溢告公撫慰之勸以力救不得已則棄田之已種者而

存秧浹日雨不止度其勢不遺種乃豫遣典史賫庫金若干

夙夜進告糴種於江西

或云江北泰州

而已則行水勸諭且請於三

臺御史乞疏免今年田租以安民心十餘日穀歸分四境糴

之教民為再植計月餘水落田出而秧已長民猶疑之將種

黃赤荳以接食公曰無為棄穀也益勸民樹穀其秋穀大熟

賦復減十之七民以是得全其生者甚眾他郡邑弗及也是

穀晚植早熟不刈則墮落後雖他植厥種恒在田間歲復歲

不絕予聞而德之不可以無述因書其事而論之曰公既去

民作祠祠公矣其官於朝也民之以役至京師者莫不謁公

其歸華亭

一作常熟

也民之過其里者亦莫不謁公公待以鄉人

之禮歡然道舊父兄子弟至今述之以爲美予嘗拜公祠考
其碑志凡公之蒞吾邑者期月而已乃其德之入人若此深
哉豈非親上之誠本乎天性長民者苟以如保赤子之心臨
之則雖聞其聲音瞻其容貌猶將沒世不忘况乎公於我民
不啻起道殣而樂利之也後之美田疇長子孫孰非公之賜
宜其遺澤之長久而不息也不然三歲貫女莫我肯穀碩鼠
之詩風人致怨豈徒然乎須公名之彥南直隸人萬歷間進
士累官光祿卿卒於家

鄉約記

張履祥

天子戊寅二月之望邑侯盧公國柱修故事於鄉偕邑博士

以來集鄉之貴者高年者與士八百姓於爐鎮公所而申其約焉既畢至升堂樂作行士相見禮賓主辭讓卽席盧公西向坐次博士各以職降亦東西相向坐次進士之家居者次孝廉次鄉進士次國子生次博士弟子員皆東西向坐各以齒降次典禮生東西向坐亦以齒次畸民次耆老次里之長而之甲皆東西向立爲二臺於堂下高五尺臺各二人東西向立則讀約者也其外頒白者壯者幼者秀者樸者擔者負者緇者皆環立蓋如堵垣焉予以儒冠從弟子員後儀既卒伐鼓進童子而歌歌畢鐸者執鐸而進北面立振鐸宣言於衆退西向立臺上立者左一人讀約一章已右一人繼之如

是者三益以高皇帝所頒六言而演以習語綴以往事期人
人通曉者也予間視環立之人往往有垂涕歎息者讀既卒
伐鼓又進童子而歌焉公起博士亦起自進士以降各以次
辭出予避外次以觀卒事公復升南向坐博士亦復升南向
坐公命市之甲引數人前年皆六十餘與二紙花飲酒一爵
鼓吹以送之曰勸善也復命隸人縛數人至笞之中一人以
不順父母將笞其父母泣而請免則亦已曰戒不善也事既
卒公起博士亦起進士之家居者及孝廉及鄉進士及國子
生及博士弟子員復入樂盛作爲送賓之儀而旅退矣自畸
民以降各以次散去予乃取逕村井以歸時日漸入林木矣

途之人肩隨而至莫不相與道之如甚樂者未至家一里許有叟坐桑榆之下以所聞見語其家之人家之人男女數輩聚而聽之稍前有媪戒其幼曰汝不聞今日官長來某甲賞某甲罰乎幼曰何爲媪曰某甲善某甲不善也予因是喟然而歎教化之易行也夫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蓋其然哉蓋其然哉夫以今之約於鄉者特故事已爾非有古昔教民之實也其東西向而讀者非有至誠惻怛之辭足以大勸勉人也且其所賞或未盡善良而賚之所罰或未盡暴子弟而懲之也而已有泣於堂者有道於塗者有老語其少母戒其子者何其入人之深遂至此歟然則爲長上者苟有

學道愛人視其民若父母之於子化行俗美豈三代之足難
乎而世之有司操法以治下其擊剝於民非不多也輩而刑
輩而獄者非不踵也誠能使其遜心而畏令矣乎然終不務
此而務彼國家數百年赤子以生以養以教以育以及於斯
憂其富且繁一假令君貧之且使之乎予於是不得無感於
盧公之能重愛吾鄉人也因書以記其事

王侯惠政記

國朝 馬紹曾

桐邑東控秀水南枕海昌海昌疆土資錢塘江水灌沃載漚
載疏歷十有餘閘甫得下注而南入於海桐邑雖逼處隣封
無涓滴沿溢土壤高阜也繡水受天目諸泉而北匯太湖雖

有支流折入桐界有洩而無蓄河渠無巨浸也以故桐民畊
鑿作息與隣邑同而豐歉與隣邑異年來歲煩大兵日勤大
役時啓大工赤魃商羊或侵或戾顧茲遺黎煢煢雞骨能左
右支乎司牧者能令甲以惠下情乎能抑下情而奉上頤指
乎順治丙申遼瀋玉翁王侯來尹桐邑廉桐民之不得乎地
也治溝治洫有制時洩時蓄有令其於民事良息良止駭羽
檄之交馳悉民膏之枯竭徵發二稅或貸巨室或勸義輸始
克如期徵解邑以凋瘵不致流移仍歸伏臘者侯之賜也時
屆編役吏胥希舞文詭法漏役漏糧嫁差愚弱者侯爲畫一之
令均產均役其或年幾耄耄孤孽寡弱者不以常役役之始

奸胥不得詭法愚弱不致煙銷者侯之賜也歲穀不登有負
婦子而就食遠方者有羞食嗟來而爲溝中瘠者侯給粥糜
舖之外郭俾鳩形鵲臉之夫獲延喘息者侯之賜也且文學
蔚興書升書秀加多於鄰邑井里媼睦雀角鼠牙減息於昨
是又侯化雨所滋醇風所扇莫之致而致者也侯雖南面百
城衣不繒綺食止葵蕨客有遺以帛者面赤口喫而斥之令
桐入載門如山心如水六曹胥吏如木際盤錯而能肆應者
侯天植之性也侯世居遼海去桐四千餘里而得桐民之情
諳桐土之性若生於桐者然殆天不忍桐民之塗炭篤生侯
以師保我桐與桐都人士載侯之惠愛於肝腑而嗇於舌余

不敏能宣都人士載侯之肝腑不能悉侯惠愛都人士之肝腑余滋陋矣滋愧矣侯諱好仁號玉樞遼之蓋州人

黃侯字桐紀序

周拱辰

字桐紀者何紀黃侯治桐之善政也善政奈何荒政也荒政焉何以紀恃有荒政也春秋宣公螽生而有年君若勿予而天子之秦告糴而歲定天若勿予而君予之君予之者君治之也治五穀之精以豐歲而興秀而百姓相與涕泣之鼓歌之一日之惠報以千歲之譽夫亦有所弗能已於此矣侯甫蒞桐卽大水水之明年酷旱又明年趨耕復淫雨五十日而蠶事禾事俱大敗夫水旱頻仍災矣蝗疫寇劫併時沓至災

有甚焉侯曰前此無災也予至而災以災爲已之咎矣予至
三年而三年災以三年爲已之咎矣災長而咎與俱長天歟
其人歟其何敢歸獄於天然而侯不勝天也斗粟千錢至一
男不易一釜典身焉勿得則操瓢行乞又勿得則屑榆掘草
割人肉爲飯又勿得則相與枕抱而懸諸大饑與魚腹嗟乎
天歟其人歟天勿之予而侯謀所以予之者益力捐俸以恤
之風義以周之煮粥以飽之興工作以聚之勸蠶焉勸首種
焉勸杼柚焉未已也而又雀角焉有禁胥吏餓豺焉有禁漕
旗虎翼焉有禁萑苻擇肉焉有禁狸面而干牘焉有禁匪第
禁之卽與衆詛之而與衆陪之侯盡其人以咎水旱之天其

禮爲已悉矣抑聞之大水擊鼓伐陰大旱擊鼓克陽又曰鼓
用牲於社于門古救荒之禮非歟然而九年水七年旱鼓何
鼓牲何牲乎或曰羽淵殛熊桑林薦犧此亦大鼓矣此亦大
牲矣侯閉關思過以代湯犧鋤姦斧惡以代堯殛此亦大鼓
矣此亦大牲矣露寃詔稽宵衣殖功不治其年而其年之天
豈惟天不能與侯爭年且將倍獲故曰天勿與之而君侯與
之也今者歲定矣治五穀之精以蕃俗而秀良大出歌謠流
溢厥風肆好卽欲不饗鼓而軒舞其可得哉讀茲編者以盡
黃侯之奇則不足以治水之天則有餘凡爲宓宰宜盡心焉
侯諱徽允字慎菴

重修皂林昌文橋碑記

周拱辰

皂林昌文橋之圯幾何年矣胡侯之築焉而圯蔣侯之築焉而圯何圯爾見義不爲圯一道傍之築圯二時詘舉羸圯三十年九牧圯四行九十者半百里圯五張侯今之子產也甫下車草蠹振弛一意更始誰嗣之歌日益騰茂覩茲橋心瘳焉曰此湯湯者而以病涉勞吾民食茲土者顏甲矣於是請之中丞以厚集其權而召匠估之須金錢千五百有奇則括諸羨餘十不得一則括諸贖錢十不得三不得已而以勸百姓之好義者工起於天啓甲子之季秋竣於丁卯之仲春凡閱三載橋乃落成諸鄉大夫與諸士氓咸懽呼稱慶侯則持

酒飲諸工人曰爾工也橋之成圮有說乎曰旣聞之矣夫非獨官有圮者五也匠石亦有之石不中程有圮焉樁不應石有圮焉灰不貫石有圮焉腹石不准面石有圮焉惰工貪工妬工有圮焉則持酒有父老之好義者曰諸父老良苦父老曰君侯則苦矣吾見君侯之夙興夜寐者籌橋也數四巡視者督橋也垂成而尙餘憂色者憫橋也夫公不惜私者橋圮民擁私帑不趨公者橋圮督公事不如家事者橋亦圮吾儕小人敢或不共以遺子大夫憂則遂自飲曰予帥人者也今者幸時和年豐工良民義以佐吾獨斷以勿犯時詘之舉以勿遺牧羊築舍行九十之譏若夫見義之勇則已後矣敢不

示罰以居乃績予聞而太息者久之昔子產稱衆人毋猶譏以不知爲政予讀周書鄭文之定號削也曰王若驪而食溱洧定典刑以守之國子不慮病涉謂典刑何哉然予曾過其地水闊土弱不任重石且盈涸無時無所事橋不然幾千百年而徒杠輿梁者何以至今不設也故夫子產以乘輿濟人而孟氏借子產之教以濟千百世之人救民之心一也吾侯殷乘輿濟人之心而運以王者輿梁之政子產孟軻合爲一人蓋不徒勢所得爲亦其政善矣侯之德與此橋俱不毀哉侯諱定志號石叟壬戌進士應天陽羨人耆老四人沈元仁蔣德明徐振祖翁秀皆趨公好義者例得附書

後雪佛碑

周拱辰

雪之為佛五行之液而五穀之精也齊文宣王精虔祈佛佛
 作笑容唾其掌皆雪須臾變成稻是雪佛其已久如不容思
 議余過惠雲寺上人數述雪佛之勝而以程吳隱碑斷之句
 為恨且曰無碑是無雪佛也奈何余調之曰膏何傷人盡碑
 也上人曰幸甚今迺知雪佛碑從居士腕中流出宛然無恙
 正恐居士碑他日復作吳隱詩讀奈何余不應有從臾之者
 曰昔人借碑留雪佛今復借居士筆留雪佛之碑癡均矣而
 復慮之不亦過乎雖然第二碑可做也居士腕中無盡慰之
 若何余曰昔善財夢入銅輪一瞬息歷四十小劫上人於銅

輪中不見雪佛吾於銅輪續斷碑而讀碑者更於銅輪中慮
居士後日之碑夢正長矣雪佛聞之咲應破口其人曰是不
然昔碑今碑以當雪佛傳燈燈燈相續其靳之乎余無以難
之於是復作第二碑付之甃雪佛堂之井磐若夫世尊一切
金檀諸像頗墮龍王曾許攝入龍宮供養雪佛之爲龍宮供
養久矣上人何慮焉復爲偈曰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
如佛者金石等像與梓桐我說亦無如雪佛玉築冰肌微帶
香如截丈六旃檀樹白毫寶光螺髻出照耀桐川及大千八
萬四千毛孔濕拭來滴滴文殊汗歡喜勒成雪佛碑佛以壽
碑碑壽雪滄桑遞變無窮已石火光中碑欲泐雪佛分身百

千億長嘯歸兮雪山去況於頑石豈久存七尺寒碑雪片耳
居士爲續雪佛碑當年雪佛如吹活復作雪佛碑第二以筆
布施如涌泉若此兩碑終刦燼世間應有無雪時雪存佛存
碑亦存永奠虛空而不壞一憑觀者捫字讀如佛胸前涌出
字雪佛慈悲龍渴仰攝入龍宮供養殊雪堂井甃第二碑莫
使龍宮偷取去

重修桐鄉學雙惠流芳碑

杜 臻

史官杜臻曰粵稽出鎮重臣唯大中丞統掌邦政安攘撫循
振肅百辟任至鉅也非得間世名賢不能勝厥職顧未有經
文緯武柱石東南功烈巍巍如我浙撫陳公祖者公起家三

韓由方伯而晉陟撫軍建旄兩浙時方震隣蠢動師旅煩興
當鄩侯轉運之責而公則運籌帷幄指麾裕如樽俎折衝郭
令公之威望也山河磐石羊叔子之流風也至於激濁揚流
軍民安堵踴躍趨事不異周召之分陝焉若乃繼公之志而
承流宣化則我禾郡之盧公祖也公以卓犖異才擢爲郡牧
來暮之歌日盈於耳開義學禁溺女則樂育與好生同施濬
城河嚴耗羨則利濟與節愛並著且振拔孤寒萑苻弭戢克
副撫軍之望雖龔渤海黃穎川何以過之二公之偉業固不
可殫述矣然煥新桐學乃善政之尤鉅者方今

聖天子銳意文治雖時當用武而臨雍講學開科求士尤惓惓焉

桐之學人文蔚起向嘗甲禾郡自鼎革來半畝之宮鞠爲茂草至賢書絕響入廟而觀瞻者靡不慨焉歎惜謂未足仰副

聖天

子崇儒重道之盛心也今年春司諭馮君勸創議重建董事

諸生朱邦祝等呈請修葺邑侯徐君秉元脩述通詳荷撫憲陳公祖手捐五十金及郡尊盧公祖踵割俸二十石且手製募叙多方勸輸自是紳衿里民遂鼓舞效尤各輸資助始自正月二十八日落成於是秋重九先修聖殿三間高五十尺深五十二尺廣五十六尺薨脊楹椽飛閣重簷門牖瓦牆以及聖賢厨位鼎爐匾額無不選料精良加以丹漆金彩次造大成門九間高二十四尺廣九十八尺深二十五尺皆堅巨

輝煌殿東西接至兩廡每側造一間半再東西兩廡共計一十八間俱修飾之整頓之巒門豎東石柱一座週圍土牆共新築五十四丈殿之前後洎巒門內外淤泥草萊不遺餘力挑除殆盡使數十年頽垣瓦礫之場不數月而爲宏麗之規更以學宮東首有登俊橋乃泮水青龍所係年久傾圯從新拆造以通冠蓋以砥迴瀾洵非易事也工竣馮君偕桐邑紳士郵書求余序其事余思當此水旱洊臻兵燹交困之時而工成不日非兩祖臺倡導宣揚正已率人又烏能使桐庠頌璧生光奕葉也哉將見歌於斯頌於斯聚譽髦於斯菁莪樂育皆王國楨也則皆兩祖臺無窮之教思爲

聖天子振興雅化於未艾也謹按撫憲陳公諱秉直號司貞奉天
海城人由從龍選貢出身郡守盧公諱崇興號斗瞻滿州人
由世勳恩蔭出身敢作短頌而爲銘其銘撫公曰總憲西臺
百辟是則克壯厥猷莫非爾極砥柱中流狂瀾盡息無利不
興無弊不革中外具瞻文武矜式保釐功高斯文扶翼倫紀
綱維軍民食德道學干城於茲永勒其銘郡公曰良二千石
惟公最賢英猷丕著執法旬宣謠歌五袴佩感二天宏開義
學陶淑惓惓溺女有禁蠹胥必嚴孤寒拔擢桃李增鮮興學
育材割俸倡先治行第一龔黃比肩

坤德福記

張鳳羽

予之初蒞茲桐也萑苻不靖陰陽愆序民貧於供輸胥習以
骯法張旗丁之勢以市中飽播包攬之術以鬻乾沒是以朝
廷之紀綱日以壞而上天震怒水旱盜賊之來蓋有繇矣小
民不懼荒歉不畏寇擾惟曰何辜重罹此奸人之吸髓也嗟
嗟之聲徹於重元之上而不能使守令一日釐此弊予待罪
五年矣朝考夕糾罔敢有懈然始終無一善狀可以謝天譴
而紓民憂也惴惴焉奉國法以繩下倉中有蠹人屏之治之
倉中有蠹事禁之絕之遇罅隙則補葺遇漏卮則塞閉窮日
夜之力僅辦此一事然亦未知得當與否恐力不給將使民
之怨歛而歸之身也是益上天之降罰也邇來夜犬不吠佳

禾纍纍母乃奸人悔禍念時艱而革心歟抑民之奸蠹之已除修職供上息其愁怨歟天之監觀赫赫明明於此彰其應則使人樂於奉公畏於不奉公桐民自此享永康矣然予聞古記有捍大患立大功則祀之今日之化暴爲良易歉爲豐民不避吏擾吏且樂民義非明神之奉天昭賜殆不及此便民倉左側建有祠宇乃土人之思伸祈報者不能辨所自予爲之計天地之大也何一非神而通於民義愚夫愚婦莫不共曉則大士也慈悲伏魔也義勇文昌也孝友三神尤其靈爽余遂爲爾民倡鳩工庀材以落其成治器延僧以理其事捐俸置田以綿其祀俾桐人每歲冬輪春兌之日過祠生敬

以終勵其蠲私守公之心世召其祥卽有衛所旗丁亦知桐人之不改初謀莫或欺之更可禦外侮矣乃從里人之意顏其祠曰坤德夫坤從乎靜也從乎簡也從乎無疆也遵此三德以治民無論救敝世雖底以昇平何以加焉然係以坤者不敢指言乎天而歸德於地也余不敏奚敢喻此然亦以奉教矣

書戴貞女事

朱彞尊

國子監生桐鄉金梁聘同縣戴氏女昏有期矣梁以疾卒女告父母斬衰而哭請於舅姑撫叔之子爲嗣誓死不嫁由是隣里戚懿交稱其賢聞於校官諗於縣其兄公行人司行人

樟請爲文昭諸彤管或告朱叟曰禮有三殤喪服傳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緝今梁年十七而夭則猶未成人也應之曰記不云乎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袁準曰男子十六而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然則十五十六可以爲成人矣準之言是也或又曰弔也者賓之禮也未婚而女死壻齊衰弔焉夫死女斬衰弔焉所行者弔禮所服者弔服不以主道予之明矣今戴氏之女猶未成婦赴哀而見其舅姑則婦道也居其廬則妻道也撫其孤則母道也非過於禮者與應之曰女未昏而喪其夫禮有往弔之文凡弔者出卽釋其服而女以斬衰乃妻之本服又必葬而後

除之則與賓不侔矣且漢制婦人不二斬旣服之以弔嫁而爲後夫服是二斬也貞女義勿敢出也或又曰儀曹職掌民間寡婦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蓋慮貞不字者十年字也今戴女年甫十七爾試思人之境遇靡常焉知必遂其願應之曰士以志爲尙女子亦然志旣先定鬼神其依天且不違故欲恒其德在定其志而已衛之共姜賦柏舟自誓其辭曰之死矢靡它又云之死矢靡慝卒踐其言非前事可師也與或又曰禮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母氏之黨周官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故邠原女沒不從魏武之命與倉舒合葬今戴氏女未婚而哭其夫留事舅姑撫叔之子爲子將終身

焉死可以合葬否與應之曰詩言之矣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以言未共牢而食者也戴氏既殯於金則舅姑得葬其婦嗣既立則子職得葬其母事雖近於嫁殤議禮者似宜通其變焉叟耄矣不能俟貞女坊表之年信其立志之專而特書其事

明倫堂記

何金蘭

學者必有家修而廷獻之具式教化善風俗成文章弼政治言與行相表裏非徒誦詠焉矜辭章博雅之學也明甚故士有百行莫先敦倫倫紀肇修尤資講學務爲行之必將明之躬修力學以自明之父兄師長相與興起勸勵以共明之苟

非明之欲行無由是則明倫堂之所由設將以大彰於天下
萬世之義乎余甫蒞桐邑恭謁聖廟與博士先生揖讓於堂
上諸生以次謁周視庭除規制差具仰觀其上獨無所謂榜
額者怪而問之僉曰前此未有余不勝瞿然懼焉問今日相
與進退升降周旋折磬者何人余與若之必集於此者何地
此地之所宜講習而敬求者何事則必歸其名曰明倫明何
倫也先王之設教也爲之重其人重其地重其事而必先於
名乎正之正其君臣之名而後知有明良正其父子之名而
後知有慈孝正其兄弟夫婦朋友之名而後知有友愛有唱
隨有應求名一日不正倫一日不明也于是乎鄉師鄉大夫

教之又設司諫司救司樂以勸之救之合之升民之秀者爲士歲時上其書三年一大比重其人也鄉有師州有長黨有正族有師閭有胥比有長師有氏由其鄉而登之學宮諸生以時習業於其中重其地也教以德曰知仁聖義忠和教以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藝曰禮樂射御書數登其長者扶其不及者糾其不率教者待其遷善而遠於過者重其事也夫然後學成而用之於世民皆可以爲士士皆可以有卿大夫之才所謂家修而廷獻之者也大要不外乎明其五倫者近是然則余與若相與進退升降周旋折磬以集於一堂於焉講習而敬求之孰非有事於其地之人者乎顧名思義尙

有裨焉而榜額缺如余懼桐之人之不愛惜鄭重於此名矣
退而抑抑於中及覽憲綱成冊所紀載畧與他邑等獨至一
孝子下署曰無一悌弟下署曰無一義夫節婦下又署曰無
夫昔之孝悌義節爲今之子弟夫婦勸也今之子弟夫婦爲
後之孝悌義節式也寂然無人是寧可以爲政急繇邑誌閱
之則冊所不載者誌又未嘗乏人夫有其人而不載其事與
有其地而不存其名必謂此不足重耳所不重者在此所重
者將在彼宰斯邑者不能不爲之大懼而奈何居斯邑者習
焉而不察也余今日以士民待爾學者則輕以他日之卿大
夫待爾學者則重徒以卿大夫期爾學者雖重而猶輕預以

卿大夫所以式教化善風俗成文章弼政治言與行相表裏之具期爾學者雖輕而何敢不重特其習焉不察一旦奪其所習鮮不苦其不便矣久之遠於習而近於性鮮不樂其甚便矣余不憚驟予之以所苦而徐俟乎其所樂願偕學者日存事於茲地焉舍明倫其奚事哉因就紫陽夫子所書鉤而鏤之陬吉榜其上復立石於旁而爲之記將使宰斯邑者與居斯邑者相率顧名而思其義爲之興起勸勵是余之責也夫雖然父兄師長之責尤賴子弟之躬修力學底於有成余向瞿然懼者今而後輾然喜已

重建桐鄉名宦祠序

何金蘭

古者學宮之祀祀先聖并祀先師今所在皆崇祀夫子配以諸賢祔之儒者禮也若夫仕於其鄉與其鄉之紳若士而賢者爲名宦爲鄉賢例得祀於學宮之側是能奉先聖之道表帥吾民亦因先聖之祀而及之禮也歲於春秋仲丁日以時舉祀典國學至郡邑皆然桐鄉亦猶是耳金蘭以辛酉六月蒞茲土甫至奉檄克同考試官不獲恭與秋祭徹闈返邑治案驗祭品器具詢祭時儀狀草率缺畧不可以言大驚且懼噫嘻此何禮也庸詎非宰斯邑者咎哉今年春先期三日偕博士先生馮君勸吳君賓文齋沐定儀制備資用遵朝廷酌復成額稍裒益之牲芻粢盛酒醴諸品物躬親省視

俾不得侵漁其間尊罍簠簋登鉶籩豆之器以次具屆期夙
興時不敢後儀不敢儉明炬陳燎張樂備員升降獻爵迎神
送神焚帛瘞毛血是日也天朗氣舒星辰明燦終事無敢譁
蓋斯邑之廢弛久矣賴二君助藺不逮禮無違者竊不勝私
幸云旣而祀名宦顧無所謂祠者設厰露祭獻官立荆棘地
跪起益大驚且懼噫嘻此何禮也又詎非宰斯邑者咎哉按
祀典曰法施於民死勤事勞定國禦災捍患則祀之祀之云
者爲其賢而有功德於民也知其賢則將咨嗟欣慕之由此
以生其觀感興起之心將以爲勸也桐鄉古無是邑前明宣
德間始置縣治事距今未久然而宰斯邑者藺以前凡七十

有一人丞以下指不勝屈顧政績卓卓可表著考其得與於此祀者何寥寥即使後之人惕然思夫得與於此之難相與勉其得與於此者耻其不得與於此者庶幾奉先聖之道表帥吾民庸有裨乎顧一席之地數椽之設聽其傾圯不治日就廢壞委木主於荒烟蔓草中既無以崇德報功於前又無爲後來者勸夫是以驚懼而無能已焉今

覃恩誕被優復大小臣工祿俸邑令秩七品歲授銀四十三兩有奇臣金蘭奉職無狀叨冒

夙夜冰兢慚不克稱謹捐歲祿之半率先爲建祠費嘉賴賢士大夫暨我僚佐以次落成其所繫甚鉅抑亦思任於此鄉

者奉先聖之道表率吾民其孰非有事於此鄉者乎前車之鑒後事之師爲利與害誰實受之無徒諉曰宰斯邑者之咎也

濮川同善會記

仲宏道

禮經有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而卽繼以無服之喪夫旣無服矣何喪之有是卽詩谷風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說也予惟邇年來天行水旱人事兵戈異鄉斷梗每愁旅櫬無資孤苦遊魂欲續溝中蘩裡所謂凡民之喪莫慘於此卽或有好義之家蠲力施棺然而捨無常地主無常人資無常出得此遺彼詎能遠暨予嘗讀先達同善會條例雖不專於施樽而

施構之事甚詳大要以勸募衆力共襄善緣溯厥源流張公
夢澤傳自中州錢公啓新行於毘陵高忠獻公行於梁溪丁
清惠公行於嘉善近如蔣虎臣先生行於金壇張公選先生
行於京口柴襄明葉公榮諸子行於燕邸良法美意俱能施
恩不報之地洵可爲匍匐救之也矣予口頌心惟欲集同志
踵行其事奈歲數不登未遑啓齒幸我里敬萱張翁與有同
心先出銀三十兩拉予數人各出數金以爲源本此外每施
一棺則每人另出銀三分以補棺值其源長令流通予喜甚
又約同志十餘人各出分貲若干助成勝事計施一棺不過
人出銀一分尤屬簡而易行可圖永久倘從此而善緣日廣

得藉衆力以推大其設施或助貧或施藥或掩骸或放生他如惜字設漿次第畢舉將見同善諸君日受神天之佑卽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亦在於此又寧僅無服之喪而已乎請卽此一事爲萬善之權輿焉爲是記

挹注亭記



汪文柏

嘗讀史至漢昭烈有云勿以善小而爲旨哉斯言蓋儒者存心利濟莫不欲善量擴克蟠天際地如聖人之老安少懷然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所以古人隨其身之所遇目之所接而利濟存焉不以小而忽視亦大不遺小之意也余僑栖桐溪見北關外往來者趾相錯其沿河出皂林道路紆迴每積

雨泥淖行者苦之廼購石甃徑於田間凡積步三百有奇中
架小石橋者六於是較前旣近且獲履坦之適非復趑趄不
前矣其地夙有總管祠正當孔道祁寒暑雨之時患暵病寒
者不可勝計心實憫之遂延比丘心蓮暫栖祠中董施茶薑
已閱四載嗣以基窄得祠西之民地二十餘弓建一亭并佛
閣三楹於其上而虛其西偏以爲小圃令心蓮居之歲供齋
米薪蔬不使糧稅撓其心始得殫力於夏茗冬湯庶遐邇之
人均有賴乎余題佛閣曰浮藍摘青蓮兩水夾明鏡雙橋落
彩虹句爲聯以地之景適符也方伯王公邁人顏其亭曰挹
注兼爲之跋迄今又十四載於是雲水緇流多息肩而至止

更構數椽於西偏圃地心蓮并捐其鉢資以佐焉世之居菴者視爲傳舍心蓮可謂具真實心任善事者歟雖然爲善豈近名哉昔東坡不善飲而喜人飲酒身無病而樂施人藥或訝之曰飲者得醉吾爲之酣適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兼以自爲也由此而觀善量無窮身之所遇目之所接有動於中惻然不安凡此者要使吾心安焉耳至於登閣遙瞻則菜畦罨布新綠盈眸穉稷滿疇積雪被野四時之景有可觀者時與衲子煮茗譚禪是亦遊覽者之一助也因爲之記

惠雲教寺華嚴藏閣碑記

汪文柏

海內叢林分宗教律三家各有專門惟一代時教與吾儒最

近其以經之文字義理猶夫儒也經之疏論講習猶夫儒也
經有淺近者爲因果雖庸夫婦女皆可通曉而爲善行至若
圓妙者爲性理智者習之可以窮神知化出離生死非得明
師闡發科分縷晰未易測其涯涘蓋釋者之見性與儒者之
原性本無甚迥別而要其指歸深切在有體有用毋固毋我
之間故雖稍得知解必請印於師以辨真僞焉寺之古者每
有大藏以爲法寶經綸分十二部凡五千四十八卷亦猶吾
儒之有十三經二十一史諸子百家也特建藏閣以貯之龍
天供奉焚香敬誦以示莊嚴不敢輕褻也又必延請台首二
宗之賢師爲主席以令接引後進開豁迷情也桐鄉惠雲教

寺舊有藏閣年遠頽圯殆盡其地鞠爲茂草近復興建丹蘄
聿新寺僧紫磬來請碑記於余余按寺之由來久矣五代時
梧桐鄉惟一邨落居民僅數十戶有鳳鳴市樹桐千章溪流
詰曲潏澗於其間溪陽有亭亭陰有石石氣勃興則甘霖施
惠故名之曰惠雲亭其改亭爲院者僧天集贊也天集來遊
愛亭之幽曠因建殿堂樓閣池塲橋梁始於周廣順二年落
成於宋之顯德名爲惠雲院其改院爲寺者僧暘谷賓也元
至正末張士誠壻潘元紹與徐武寧戰於皂林元紹敗匿於
桐民廬僧寺盡遭兵燹暘谷是時駐禾郡之天寧聞之辭歸
重爲興建洪武十三年詔選天下文學僧爲翊政暘谷應詔

因奏改院爲寺二十四年賜額爲惠雲寺迨宣德五年析崇德縣之東鄙六縣爲桐鄉縣蓋寺先於縣已數百年遂爲一邑之古蹟勝境乃再遭鬱攸而復爲營葺者則暘谷之曾孫鹿林也鹿林叅隨妙峯老人十年適歸萬歷庚寅於時兩殿鐘鼓樓伽藍祖師堂廡悉燬於火鹿林出神像於煙焰中遂力任募構閱十稔復建兩殿天啓初華嚴藏閣又復傾廢寺僧謀復舊觀久而未能也康熙壬午有台宗秋水法師來主斯席數年余間或相過析疑問難多所契合不啻修靜之與惠遠東坡之與參寥而秋水嘗以藏閣爲念積其鉢資已構材植第未能鳩工輒歛歛久之至紫磐者出戴星沐雨擊板

經行感茲善信始克竣事此所謂勝地不常待人而興者乎
余故諾其請且嘉夫檀那之福田利益也因記其事拜手而
作贊曰佛法經義奧旨深藏度登彼岸假筏與航苟有開函
探微索隱如饑得食如渴得井潭潭藏閣重覩巍峩珠林玉
海燦爛何多賴彼秋水萌茲善念百年廢墜興於一旦誰其
繼之復遇紫磬樓閣門開先後荷擔紀功勒石以志不刊

重修壽聖寺碑

徐汝嶧

余宦遊二十年歸里昔年方外交零落殆盡獨卓公如魯靈
光巋然獨存間過翠波橋而北第見金輝碧燦非復昔日舊
觀因問曰大雄寶殿非吾師癸丑歲所創建者耶師曰然顧

當時之大殿雖新而浮屠剝落門逕荒蕪今則規模宏遠綜理整頓之概可得聞歟師乃言塔則丁丑年所修也天王殿則戊寅年所整也前後佛相則己卯年所丹漆金碧者也其餘廊廡寮宇則次第完布其歲月不暇計也余按壽聖塔院創自蕭梁又名天台廣福教院陳簡齋扈蹕南來息跡于此與寺僧大圓洪智遊拈韻倡和乃勝事不常珠房寶座頽墮難存迨明璽卿臨川李先生捐貲募建繼而總憲存憶唐先生復爲整飭孰意五六十年後仍復風飄雨劫月冷烟銷乎憲副孔皜菴先生解組後杖履于蓉浦石徑間愨焉憂之創諸檀衆禮請芥子禪師住持斯寺芥公固卓公披薙師也乃

願力未遂卓公繼其志而力任之復募置喜捨曠字圩田八
畝又續置於字圩田十畝曠字圩田三十八畝七分三釐三
毫監院月恒捨曠字圩田五畝二分常任舊存屋基桑地并
曠字圩田十畝三分三釐共二十二畝七分四釐三毫通共
田八十四畝六分三釐六毫自今以往供需罔缺余不覺歎
曰卓公幹濟之才不特擴芥公未遂之願力且藉以慰皞菴
先生怒焉憂之之隱懷也余與公相契最深故所以述公者
如此

龍翔鳳鳴創始合攷碑

錢 煌

龍翔鳳鳴皆吾桐邑之古刹龍翔寺碑稱西晉永和淮海王

捨宅爲基按晉無淮海王永和晉穆帝年號非西晉鳳鳴志
稱歐陽五代史周廣順二年太祖得風痺之疾有僧曰天集
賢賓者以秘方進疾遂平特旨使擇形勝樹剎居之馳傳歷
江左西抵鳳鳴里惠雲亭遂駐錫詔置殿堂迨顯德中勅爲
惠雲院今按五代史竝無其事周世宗顯德二年廢天下佛
寺三千三百六毀銅佛像以鑄錢其肯勅建惠雲禪院乎且
五代之際吳越地爲南唐所隔與中國不通故世言吳越貢
賦朝廷遣使皆從登萊泛海歲常飄溺風波阻險同於外域
廣順顯德間周之詔勅建寺不能及吳越者也能及吳越則
吳越寺剎亦皆毀已又豈有本國毀寺而別詔外域建剎者

哉兩者皆疑碑誌失實吾嘗見硤石西寺鐘墮地其鑄年爲
晉昌隆攷東西晉及石晉皆無昌隆年號然此鐘則當鑄之
時紀其實斷非妄謬者向不解其故今閱五代歐陽叙十國
年譜而知晉者石晉也昌隆乃吳越年號私紀行於其國者
耳何以明之年譜叙言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故老謂亦自改
元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辛
卯則知其自改元矣辛卯乃唐明宗長興二年此時中國猶
盛強而吳越已自稱寶正不稱長興况至石晉割地賂契丹
則相石之爲帝彼且不能自立反肯奉其年號哉故知晉昌
隆者國號從晉而昌隆則吳越所自紀也兩相牽合而成以

此而推則龍翔碑所謂西晉者是石晉永和者吳越自紀年
號非東晉也東晉無淮海王攷通鑑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
吳越王錢俶入朝封爲淮海王則龍翔淮海捨基卽吳越王
其寺創始石晉而落成紀事之時則在太平興國間時尊宋
所封故不言吳越而言淮海也此碑牽合始終稱西晉永和
淮海王晉永和原其始淮海王要其終加一西字者嫌古永
和是東晉年號故特以別之明此是石晉非東晉耳石晉都
汴亦在建康之西故稱西晉細辨碑語皆據其實一無妄謬
矣吳越三世五王皆崇佛事翔建寺刹至多天集師果奉周
太祖擇勝樹刹中原豈無勝地何乃捨之而遠涉吳越蓋廣

順二年壬子至顯德元年甲寅僅二歲其時世宗卽位國中
所有佛寺盡毀更無可居惟外十國周令所不行可建刹而
吳越尤崇佛是以遠投事理宜然但志稱周廣順詔置顯德
勅名則詔置皆出吳越非周也周方毀寺安得建寺且其勅
建不能及此故歐陽謂吳越外尊中國而內自改元古鐘碑
誌稱晉稱周從外而言昌隆永和從內而紀兩可証攷然則
龍翔之捨基鳳鳴之創建皆屬吳越王無疑矣鳳鳴曙上人
博攷典故辨龍翔碑紀之謬併疑寺志引歐陽史無稽余因
作兩寺創始合攷

重修儒學明倫堂碑記

蔡可遠

古者庠序校設於鄉學設於國後世舉養老教射之禮一歸於學而所以明人倫者三代以來未之有改故凡邑治必首立學學必併建明倫堂蓋使凡爲士者學爲子臣弟友則必先明此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而所以端學術正人心厚風俗教化之翔洽無不原本於此自士不詣學讀書登堂受教卽凡飲射讀法歲或一再至而是堂特派處於寂寞無人之境其不爲鼯鼠所遊嘯風雨所剝落者幾希歲戊申余承乏桐邑謁先師文廟諸弟子員揖余於明倫堂修棟虹指飛甍鳳翔蓋煥然新造也咸嘖嘖邑紳汪君之功爲不朽考桐邑自明宣德分邑至今三百餘年土木之工不以時舉

則承其敝者憚於改作而卒至傾圮不得不更張而鼎新之則爲費鉅而集事爲更勞汪君慨此堂之日就頽塌也白其尊人侍御史公獨力鼎建絕不煩有司營度及紳士一絲一粟聚材鳩工必選精良爲久長計故其規制宏麗視昔爲倍加焉始於丁未初夏閱二月而告成功夫百工不居肆無以成其事士無朝稽夕考藏修遊息之所何以磨操遷草養成忠孝節義之士余因歎汪君之所見者大所慮者遠是以爲之必力而成之如此其速也聞之修舉學宮廢墜守土者責耳今汪君先我爲之謂是出入宮牆不忘本原之地與抑縉紳有表式倡導之義爲將來者勸與又或數百金之興作非

有力者不能辦與若是則爲所得爲者當不獨在汪君而見
義必爲又先邑之賢士大夫而爲之是不可以不記繼自今
崇於四術廣於四教聚邑之弟子講學明倫上副

聖天

子訓飭士子振興學校之盛典將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而彼析言破律左道黨邪皆在所擯斥而不容於聖人之門
則學術以端人心以正而風俗可同矣斯爲無愧於學無負
於重建是堂之本意也夫汪君諱繩煥字祖肩號靜岩候選
州同知父文桂字周士號鷗亭封侍御史原籍江南新安人
桐鄉縣重建名宦祠記

馮景夏

國家景運重熙振興吏治大小臣工莫不精白一心恪恭厥

職一時所稱循吏殆遠過兩漢近又奉

諭旨綜覈天下郡縣名宦事蹟分別澄汰中示崇德報功之典

恩至渥已然則名宦有祠在

朝廷爲勸忠其在郡縣則民心之愛戴所由係而三代直道之所由存也祠顧不重乎哉桐自分邑至今三百餘年其得祀名宦者僅十數人視他學獨爲不濫舊有祠卑垣薄櫺孤處於荒榛蔓草之間風霜搖落褻窳已甚戊申秋爲颶風傾圮時漳浦蔡侯先尹浙之分水旣而調繁桐鄉下車方數月耳謂無祠何以妥先喆之靈而稱明詔耶特捐清俸選材鳩工心營目計爲祠三楹繚以周垣堂廠而幽牆高而廣巍然

煥然無復向時湫隘矣閱兩月而成未嘗勞民動衆故邑中
初不知有興作事方是時庶務填委其大者如清查積年逋
糧改舊編圖里爲順庄一清飛洒詭寄城狐社鼠之弊此皆
非旦夕所能了者事事先隣邑告完乃修舉學宮廢墜又惟
恐後焉其外渾厚而內精明大率類此夫昔之蒞桐者奚止
百什輩苟其事不在簿書錢穀關於考課殿最如茲祠者固
其所視爲後圖侯受事未幾見義必爲非猶夫人之所以治
桐者已明萬歷間令桐者爲蔡公諱時鼎卽侯曾大父行也
蒞事伊始首捐資以新學校遺愛詳邑乘中名宦祠奉公木
主亦且百年今復得侯爲桐父母桐之民又將世食蔡氏之

德鼎建祠宇以存先賢祀典特其一節耳雖然是舉也知前
之有功德於民者雖千秋百世不能廢後之官於斯土者必
仰副

聖天子為民置吏以盡父母斯民之道始得從古名臣後非是不
得與焉而侯之勵清操勤撫字以自矢於桐邑者亦於是乎
在是不可以不記爰勒之石以示不朽且為後來者勸焉侯
諱可遠號齊峯閩之漳浦人康熙甲午科舉人

重建雲龍閣碑記

浙

馮景夏

縣治東南雲龍閣肇於前明萬歷間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
何邑侯修之歲序既更風雨侵削蠹木傾礎僅存基址父老

相顧咨嗟謂閣屬莖位實闕文運奈頽廢何卒以倡率無人
因循不舉漳浦蔡侯之來治桐也清惠之績洽於六鄉旣崇
文廟整宦祠葺城垣增倉廩飾廨宇百廢具興未有寧晷辛
亥秋過閣舊址慨然曰起敝興壞蒞治者責也果若人言是
閣一新而後此科名鼎盛余所深願余何愛於薄俸卽捐白
金命吏構大木諏吉興工蓋將肩任焉邑之紳士父老聚而
嘆曰侯之嘉惠我邑也至矣抑其冰蘖自持也甚矣此不可
以重累賢侯當相率成之捐資召匠續廢庀材自辛亥八月
朔訖壬子二月下旬不數月而斯閣煥然復新多士躍然以
喜郵書於余囑爲文記之余聞前明壬子胡邑侯之建斯閣

也陞棟行禮風雨驟至侯曰天不欲竣吾工乎旁一生應曰
風雨所以助雲龍也侯喜卽顏其額嗣是而邑之科第名賢
蟬聯蔚起蓋歷百有餘載逮今三閩壬子矣廢興有數待於
賢侯侯其爲人文宗主臺隍增重哉余以宦跡三吳不獲從
侯於琴觴之暇一盼高閣形勝遙爲度之雲樹鬱葱郊原繡
錯登瀛二橋其如雙虹乎硤石及史諸山青翠佳麗其如螺
髻可數乎故鄉風物恍惚在耳目間然余聞侯勤於政治屏
跡燕遊是閣也蓋非爲賓從登臨之雅而實爲多士奮興之
机其題於柱云人賡文酒朱闌上我愛桑麻綠樹間又以知
侯之勤恤民隱有加無已也夫賢者之爲治也多以令典所

不載寄其慈惠之心今侯旣不惜費新斯閣以造我桐邑而紳士父老復鼓舞襄其役上下相孚樂事勸功侯之德化成矣多士幸生邳隆之世從此乘時利見連茹彙征知必有稱盛於昔時者亦行見侯之奮其龍光宏其霖雨高翔於青雲之上以重爲茲閣輝也是爲記

上督學雷公請祀張楊園書

朱坤

當明季姚江良知之說盛行獨考夫張子確守程朱其邃密似薛文清篤實似胡敬齋醇乎醇者也會受業劉念臺門下往來問答見於劉子之集及張子之書所輯劉子粹言尤大有功於師門者今紹興蕺山書院爲劉子講學故里前守會

爲專祠以祀而配以門弟子二十二人及其子伯繩獨遺張子至嘉興鴛湖書院祠祀陸清獻公而張子爲此邦先輩均宜行府造主合享俾後生末學知道德之報不在一生之顯晦誠有死而愈明久而益光如布衣張子者則所以敦薄寬鄙廉頑立懦出自大人之教思無窮矣昔了翁陳公與淳夫范公同事禮部范公曰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陳公曰伯淳誰也范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陳公遂作責沈文以自警今張子名不登任籍耕則農讀則士憂勤惕厲於窮簷破屋之中間有著述如伊川易傳踐履已盡因而寫成一布帛焉非有錦製翠織可以娛人目也一菽粟焉非

有異饌珍羞可以適人口也沒後數十載姓氏里居幾不挂
人齒頰大人今之范公也發潛表微揭其名而日月懸之將
見窮鄉僻壤耻不早知有張子之學誦其詩讀其書論世以
知人心嚮往而力行以求至之其功豈小補哉元揭文安誌
陳定宇之墓云吳先生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
學者四面歸之故其學遠而彰尊而明陳先生櫟居萬山間
與木石爲伍不出戶門動數十年故其學必待書之行乃能
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世以爲知言今清獻公與先生道
德相埒一用一不用惟其用也故天下知有陸子之學矣惟
其不用故天下至今不知有張子之學猶幸遺書具在不至

泯絕伏冀刊佈學宮俾師生講習倘久而論定如宋之蔡九
峯元之趙仁甫明之胡敬齋俱以布衣從祀則天下幸甚萬
世幸甚坤知識淺陋無所發明好善之誠竊懷有素冒昧瀆
陳不勝戰慄之至

重修寶閣寺記

鈕汝騏

吾里寶閣禪寺先輩周孟侯所謂護法設法殊特第一者也
自梁昭明捨宅爲寺復捨身作茲寺伽藍數著靈異至宋晉
水法師講華嚴其中天雨寶花飛至高麗花瓣文成晉水二
字由是寶閣之名著於吳下元至正間以兵火廢逮明僧智
深祖庭栖雲皆募修之栖雲又以閣以寶名爲華嚴也而閣

中所藏皆凡本乃走四方乞董元宰陳仲醇諸名流入十一
手手書一卷貯之重樓永爲寺寶顏之曰華嚴墨海乃歷時
未及百年而寶殿傾欹金容剝落并曩者墨海所藏亦皆風
飄雨漬大半不存康熙庚子禪師質彬來主方丈誓新斯刹
釘關絕粒者踰月重繭募施者三年自里中湯居士指高首
事外宰官則司寇樹臣馮公太常傲巖陸公御史思山范公
邑宰函山施公刺史貫原孔公及兩鎮紳士諸善信等莫不
歡欣施捨踴躍襄事於雍正三年間經始墨海閣忽從樑上
得一朽板上書宋時建閣僧二一文質一文然而禪師名然
文字質彬與此二名顛倒符合聞者莫不駭異閣旣聿新次

及天王殿又次六雄殿又次廊廡庖湏毀者完之缺者補之
其一佛二菩薩像乃宋邱彌陀手塑茲亦悉復其舊蓋自康
熙庚子始事至乾隆庚申落成計二十有一年矣師姓施爲
姥水名族少受法於寶壽寺獨超禪師之徒鑑明戒律精嚴
予故樂次其事而記之

重修城隍廟碑記

馮浩

自古建都立邑必爲城池以蒞官治民輯良遏暴易所謂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也在泰否之交象取城隍以示戒治亂所
繫大矣哉沿及後世云有神焉王之視社稷爲震耀且或云
某賢某官歿而陰居其職務要之祀事虔重民所敬信服畏

必爲神所憑依感應之理昭昭也吾縣桐鄉明宣德五年析
崇德置禮制脩舉始廟祀城隍景泰天順間邑侯永平張泰
修增之詳秀水呂文懿公撰記於今三百年矣歲月之頽朽
風雨雀鼠之剝損幾傾覆是懼曷以尊吾神而肅禋祀邑侯
江右新城潘君安智勤慎明練民悅安其政旣修學宮遂及
斯廟居高一倡四境嚮應輸金庀材選工趨事經畫皆得其
宜舊觀聿新規模載廓重門顯闢堂殿安敞廊廡垣墉旁室
環繚丹雘之施絢爛流映兼有星辰方社度地審餘祠宇並
構經始於乙未六月成於丙申歲而侯以卓薦遷擢矣邑之
人囑余紀其役余世居邑治西偏雖移嘉興恪守舊籍桑梓

必恭敬况赫赫明神哉夫人神之道相通治明治幽皆以天地間膺裁成輔相之責者方今重熙累洽德化釀厚成民致神陰陽咸理而保泰持盈宜共凜日中之惕必得庶徵協應年穀順成儒術懋修賢才輩出養之以恬和敦之以淳樸有俯仰作息之樂無疵癘天札之憂庶長此承平之福於無疆普天之下一邑之中不言而同然矣余敢因廟貌之維新敬陳民隱以申祈禱聰明正直之神鑒觀不爽其必默襄治理而永綏斯民也乎

節烈誌序

陸燿

事有庸近而實難名有甚高而易泯者莫甚於閨門之苦節

方今久道化成比戶可封鄉僻小民無不知尊君親上卽婦人女子亦皆熟聞從一而終之義不幸而喪失所天矢死靡它者往往而有此在名門舊族幼習賢父兄之庭誨而能貞正自守挺節不撓固已難矣若夫茅簷草舍擔夫販豎之家平時旣不嫻於教令夫家或復無大功以上之親可以依倚爾亦上奉尊嫜下撫子女竭數十年冰蘖之操卒爲完人此豈易易者哉惟是旌門之典朝廷固不靳褒揚而寒門庶姓或所撫子嗣勢益衰微縱有不可奪之大節而閱時旣久不能自達於有司者不知凡幾也其地苟無扶樹教道之君子隨時詢訪謹誌不讓他日欲挂空名於志乘尙不可得矧烏

頭綽楔相望於道哉故吾謂庸近而實難甚高而易泯者莫
此若也桐鄉諸君子有感於此因博采邑中貞節之母卓卓
在人耳目者修建祠宇春秋致祭并臚其姓氏事行彙授剖
劖不以門第隱顯有所左右一旦賢侯之辱臨於茲者有事
縣誌則列女一門本諸鄉人之輿論平日之考稽非臨時采
輯致有遺濫者比豈惟節孝之子孫實嘉賴之亦凡有激揚
鼓舞之責者所共樂觀其盛也余流寓嘉禾因其邑人施孝
廉履旋之屬而僭爲之序

浙

新建分水書院記

雷 輪

吳興山水清遠其士澤於詩書其民敦質樸而重廉耻郡號

易治郡東南九十里有聚會曰鎮隸烏程其東岸曰青鎮隸
嘉興之桐鄉一水中分民居稠密縉紳商賈簪纓富庶不絕
形家言鎮水發源天目歷苕霅入爛溪九水匯環尾閭實居
其北南宋時已有羅星前明添設同知羅公斗於水口築墩
屹然中峙其右建三元閣閣之前有殿歲久殿圯惟閣巍然
獨存其頽垣廢址滅沒於荒榛腐草虧蝕於侵佔私賣者數
十稔矣歲丁未余同年友河東觀察沈公啓震以恤歸里里
中人因鎮之社學久廢謀所以復之者公慨然獨任迺悉出
其橐中金金盡則典質田宅以繼之凡共捐銀二千五百兩
有奇庀材鳩工卽於三元閣前址闢萊復土創立講堂學舍

凡若干楹不數月工竣顏之曰分水書院以墩誌也余惟風俗之端由於人心之正而欲正人心必先知禮義鄉鎮之有書院卽古黨庠術序也鎮處四衝五達之衢界連吳越剛柔異性良楛不齊今聚其人之秀者使之游於鄉校之中教之以孝弟文之以禮樂優而柔之饜而飫之肫肫然返於三代之俗其爲功豈淺鮮哉若夫踵事增修重新墩閣以及講院中束修饒膏之資出入經理之數烏青兩鎮之紳士實踴躍從之官斯土者則署同知曹君署卿新任同知龍君度昭烏程令李君坦桐鄉令陳君昶署桐鄉令郭君文鈺桐鄉丞郭君淳亦皆能成公之志而共襄厥事者也例得備書以誌不

朽云

烏鎮分水書院記

秦瀛

烏鎮舊名烏戍湖州之烏程歸安所治地也鎮之東爲青鎮隸嘉興之桐鄉煙火相望故又名烏青鎮鎮有墩焉浙西之水發源天日歷苕霅入瀾溪分九派而匯於鎮明同知羅斗就水口築墩曰分水墩桐鄉沈兵備青齋世居於是乾隆丙午自山東運河道任歸憇其鄉人失學無師而人材之卽於皆窳也建書院於墩之上卽顏曰分水前後屋凡若干楹堂廡庖湏畢具歲延師課生徒其中以一鎮而聚三邑之士烏虘盛矣今年春兵備以膏火絀於貲謀諸余爰屬三邑之令

長各蠲俸緡而延平湖進士徐君爲都講古者士無不志於
學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又設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
閭胥比長之屬以董之無非學卽無非師也蓋野處之秀教
而成之可爲卿大夫之選不教則將入於莠民而不自知於
是董之以師講明於孝友睦婣陶淑于詩書禮樂磨操遷革
而俊造繇是出焉烏鎮故吳地吳越之民多秀而習俗澆漓
且其地闕闚錯雜游敖蕩佚之風往往而有是書院之設實
合於家塾黨庠術序之遺意而徐君因與其徒藏修游息其
教易入則其學易成抑比年以來魁進士科者皆在茗雪數
十里之內科目固不足榮多士而士各砥於學以應

昌明之運固余之志而兵備與徐君之所期者余故記之以
爲多士勗兵備名啓震乾隆庚辰舉人官山東運河兵備道
徐君名志鼎乾隆乙未進士曾官四川南谿縣知縣其令長
則桐鄉縣知縣李君廷輝安徽合肥人烏程縣知縣鞏君懿
修山西定襄人署歸安縣知縣王君蘊藻安徽靈璧人

貞壽圖記

秦瀛

嘉慶元年二月桐鄉金節婦年六十距其夫之死已四十有
四年矣先是乾隆五十八年其宗郇具節婦事實上之有司
有司以聞於

朝得

旨旌門如制及是屆節婦週甲之辰方處士薰寫松石爲圖以
壽節婦又閱一年爲嘉慶二年六月比部金君德輿持是圖
來杭州屬余爲之記節婦姓王氏適貢生金際塋金故桐鄉
著姓而際塋無兄弟不幸以瘵疾天時節婦年十七無子將
殉焉而節婦舅氏一疇多方慰諭之曰吾老矣如天不絕我
嗣復舉子子長而生男卽後汝汝冢婦何遽死爲節婦乃强
起視事際塋故旁生子其生母死而繼母在節婦勸其姑爲
舅氏廣置筵室遂連舉男子四女子七四子者以報以執以
垂在茲不十年其舅姑相繼歿子女皆幼節婦佐其庶姑劉
張馬鞠育之卒爲四子娶而嫁七女其間爲舅姑及其夫辦

治窀穸悉中於禮今以垂舉子元鑑後節婦余惟節烈之行
世所豔稱顧烈婦以身殉夫而節婦者堅貞不渝往往多壽
考其節同而轍則異也今夫物之貞者莫如石而樹之壽者
莫如松節婦喪其所天歷艱屯連蹇之遭而確然不易其守
草木黃落百物萎死而凌霄之姿雖蒙犯霜雪而無改柯易
葉之態處士寫是圖而題曰貞壽此即志也余故參傳體記節
婦之生平如此竝以復於比部

新修譙樓記

李廷輝

邑之有譙樓也所以謹漏刻嚴宵柝辨昏旦而理庶政也夏
官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告時於朝與秋官司寤氏掌夜時

詔夜士夜禁之職通自齊風以顛倒衣裳爲失節刺挈壺氏
弛其職矣嗣是而浮箭傳漏靈蚪吐流更以鼓點以鉦然則
譙樓之建非亦與居號令之所必重哉癸丑嘉平中旬之六
日涖任桐溪入其樓樓倚入其堂堂圯因思唐房琯歷宋城
濟源而以繕理解宇著能者興利除害其權輿也乙卯籌及
經費申請方伯預支廉銀擇日庀材鳩工堂廡輪奐一新越
十一月之五日譙樓落成是夕也天宇霜清訟庭弦冷漏鼓
初撾挑燈兀坐默計半載以來刑獄之輕重果得當否爭訟
之曲直果盡平否農桑之勸課果無怠否糧賦之催科果不
擾否一一內訟不覺惘然有失也嗚呼天道之妙千歲可致

而基於一刻之弗差治道之盛庶績咸熙而原於寸陰之無
曠古人所謂晝而考職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者其在斯
樓歟樓建自前明宣德七年修於萬歷癸丑暨

國朝乾隆戊寅是爲記

瑤池集序

李廷輝

予嘗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得婦女之有志節者二人一衛
共姜一宋伯姬伯姬之卒也聖人書於春秋而當世未有咏
歌之者唯柏舟之詩傳焉予於世不能無疑也當是時先王
禮教之澤未衰凡民間幽閨婦女其能識先王之道而卓然
以節行自持者宜所在多有何以俱湮沒而無傳耶豈采詩

之官已廢雖有其詩聖人亦無從錄之耶且葛覃采蘩諸詩
不過勤澣濯循法度猶表著於後世而況於苦節高行者顧
不足重耶則信乎聖人之時詩之亾也久矣桐鄉有節婦沈
孺人者嫁儒生施見龍爲繼室兩年而寡無子以猶子爲子
孺人上奉孀姑下撫孤兒勞心瘁力守大義二十餘年以報
其夫可不謂之苦節高行歟於是其繼子憲祖字母之遽
死而思有以傳之無窮也旣申於有司題旌於
朝以光彤史矣復求四方諸君子之詩歌彙爲一編顏之曰
瑤池集而請序於予予以爲詩者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
教化移風俗者也方今

教化移風俗者也方今
功化涵濡匹夫匹婦有美必錄以故士君子被服禮義涵泳
聖涯旣炳焉三代同風而又仰體

國家旌門之制不敢遺民間幽閨婦女作爲詩歌以庶幾乎
風人之旨而不至春秋時之湮沒無傳嗟乎若孺人者何幸
而得遇其時之盛歟抑予聞之昔王修哀其母里人爲之罷
社等於王褒廢蓼莪而不忍讀假令孺人康強老壽則爲之
子者必將補南陔華黍矢正雅之音以娛其親亦何忍出此
編以行世然則天下仁人孝子觀是編者宜有以諒人子不
沒其親之苦心矣乎夫廣厲風教有司之責也予故謹附聖
人錄柏舟之例而序以傳之

桐溪記畧序

李廷輝

桐溪程生南谷年逾知命篤學不倦予下車之始卽知其名已而見其人表裏仁厚真能讀書以修己者觀其所撰桐溪記畧八卷周見洽聞綱舉目張搜羅鈔撮不敢稍有絀漏可謂勤矣予嘉是書之成足以脩邑乘之取資遂樂爲之序曰夫一號文人遂無足觀言其學之無益於天下也顧亭林先生自少卽閱邸報讀司馬通鑑後泛覽天下志書一千餘部以纂肇域志其爲有益不亦大乎然文人立言固宜有用而著述有體不可僭并不可刻湖州鄭芷畦先生撰郡志百二十卷以爲吾之書憑史不憑志循理不循情斯言也其識甚

高吾則疑其僭而刻矣蓋史體與志體寬嚴不同而班氏之
修漢書也見張湯子孫貴盛猶不入湯於酷吏况於志乎沈
隱侯吳興之世家也修志者宜曰其事詳某史以寓微詞而
已吾不知芷畦何取於書法之不隱也且夫編戶小民往往
有一行之淑慝傳之道路載之稗官小說取而錄之反足以
諭蒙而正俗至於縉紳士大夫之先世瑕瑜不掩嘗有志之
所褒而史之所貶者其說不妨以並存故觀於史而知春秋
之法觀於志而動仁孝之思義各有當要使天下後世共見
作者忠厚之意不更美哉桐鄉固秀州名勝之區非小縣寡
民之比也由前明建邑以來鉅公碩儒勝流長德後先相望

盡卓然於耳目之前今程生之編是書也操土風數典籍雖
所錄不外於方隅而其業可附於不朽是能爲有益之學者
也舊志已屬陳編采獲必由新得敬恭桑梓文行是徵藏之
篋竒俟之今日補者不湮表者不斷是其不敢僭也事無鉅
細而不遺理則勸懲之並著凡果報聞見錄等書垂戒昭然
而非一已之好惡是以不敢刻也若此者皆合於志體而可
待史氏之取裁者也亭林有言曰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
如朱錫鬯程生庶有鄉先生之風乎予之爲是序宜共質諸
當世有志之士豈獨爲程生也歟

祀張楊園先生于分水書院碑記

李廷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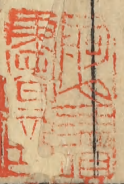
桐鄉張楊園先生諱履祥字考夫相傳其父夢元儒金仁山
而生先生故命名焉年十五游於庠卽有志講學受業山陰
劉念臺先生之門當有明中葉已後講學莫盛於東林而東
林之君子以劉公爲宗嘗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
功也敬則誠誠則天先生得劉公之傳故德愈峻而名日顯
遇彌窮而行益貞豈與古所稱逸民高士比哉廷輝讀先生
文及經正錄農書諸著皆遠契程朱近接胡薛而不外劉公
誠敬之旨未嘗不慨慕想見其爲人歲癸丑來宰茲邑履先
生之里拜先生之墓相去百數十年而流風餘韻猶有存焉
不可謂非廷輝之幸已邑之青鎮有分水書院爲諸生肄業

之所謹擇吉製粟主入祀以志私淑之意亦使邑之人士知
所矜式經明行修他日處爲醇儒出爲良臣未始非先生遺
澤有以興起於無窮也先生以前明萬歷三十九年生以康
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無子廷輝旣捐俸爲修墓立石復歲
捐十金供春秋祀事併以告後之宰斯邑者是爲記

辛酉十月之八日邑紳士鄒士貴沈德相等具詞請祀
先生于分水書院申詳 各憲奉

巡撫部院阮批示書院宜崇祀古昔聖賢如以書院地
小未敢瀆祀

孔子亦宜崇祀使越之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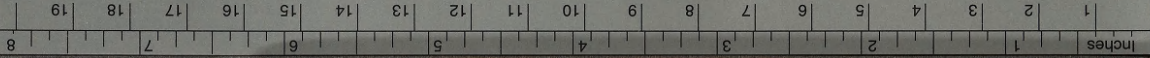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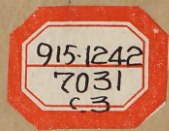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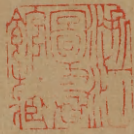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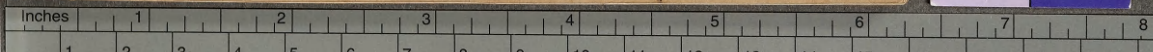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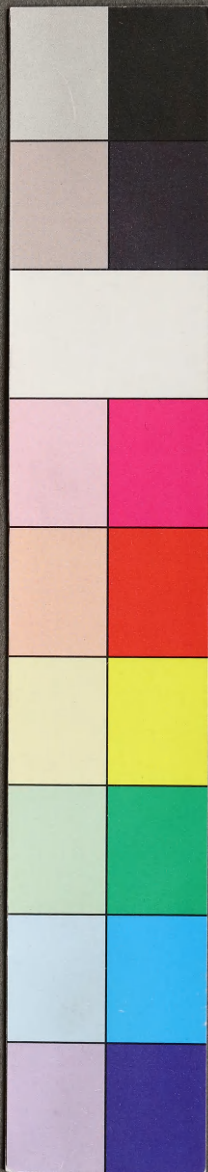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915.1242
7031
C3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